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三

蘇州府知府太原王道行校刻昆山縣知縣清河張焯同梓同人歸本

書

復王濟美

久不聞問積有馳情忽蒙惠書感慰無量諗聞令親有志為己之學此固僕所願交也而乃過聽於塗欲執弟子禮相見僕惡乎敢當惡乎敢當僕鄙人也生二十四年始獲聞敬齋先生之學而輕弱之質終莫能自強乃聖門一罪人耳二三年來賴天之靈得一二同志朝夕以所聞切磋似若粗見

爲學端緒而栽培未厚。體驗未真。茫乎其無所得。間以質諸高明之士。則議論又多不同。而蔽錮之深。終亦莫能棄此而從彼也。夫師者傳道受業而解惑也。今以言乎道。則未聞以言乎業。則未修以言乎惑。則斯未能信三者無一焉。豈敢輕爲人師也哉。荀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嚴然後道尊。揚子曰。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夫模範不足而爲人師。則不嚴不嚴則道不尊。道不尊則師之禮自我而廢矣。願以鄙意達諸令叔翁先生。以謝來命之辱。抱病家居。不獲晉謁。以叙

契闊之情。惟東望悵然而已。

與張常甫

病臥窮鄉。久不獲聞。故人動定。朝夕懸仰。不忘近者。送敦夫。因得與朱守忠邂逅。詢以年兄起居。始知爲玉堂元老所畱。尚未得遂。便養初志。即欲作書奉訊。而小舟楮墨弗便。此心歉然。今忽忽又二旬矣。曩承諭纂輯春秋周禮註疏。祇以備遺忘。便檢閱而已。決不至於徇外爲人。此足以窺高明之所存。而淺陋未免爲過慮也。然揆以愚見。終有未安。夫聖賢所說許多道理。本自具於吾心。只因世

人迷而弗知故聖賢爲之指示今讀聖賢之書便當尋向自己身上體貼做去若滯於言語文字間則是逐末忘本矣明道先生有言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纂輯之事縱無徇外爲人之意亦恐未免分却向裏工夫况古之聖賢其學皆深造自得不得已而著書皆從廣大胸中流出昔和靖謂伊川踐履盡一部易其作易傳只是因而寫成試觀其書何等親切有味愚見如此高明其自擇焉

與王純甫

敦夫北來有書奉上想已達左右矣別一二日得

尊兄維揚所慰書讀之不勝兢惕近來覺得平時雖號講學只是悠悠泛泛度日間斷處多以故全無得力仔細點檢病痛皆因不能立志之罪天理人欲不並立譬如越王勾踐復讎直須臥薪嘗膽方做得成趙宋晏安江沓謾只說恢復畢竟不曾取得中原一塊土此有志無志之辨也存養省察工夫固是學問根本亦須發大勇猛心方做得成就若全不曾發憤只欲平做將去可知是做不成也敦夫謂只因心不痛切故工夫不覺散漫了此言良有味也三復來教直是痛快喫緊實用功者

自別南北參商去尊兄聲容日遠所願時惠藥石
之言匡警不逮使得免於小人之歸則校之受賜
也大矣一得之愚亦不敢不自竭也朋友之職所
係甚重今人多欠缺了直須視人之惡便如自己
底惡一般自家要爲善便須要大家都爲善方能
不廢朋友之職也傳聞人言尊兄對客間亦談及
詩文駸駸有好意此固未必然但恐不知不覺畱
下了些種子他日終會發也昔過太平門見有老
父與一十四五歲童子並走爭先因竊自嘆吾輩
既有志於道而與詩人文士輩爭長則何以異於

此老父哉向託敦夫寄語不知曾道及否士夫議
尊兄在儀部時頗覺放寬一步不及在府學時方
知窮困能堅人之志熟人之仁愚意竊以爲未然
禪教中魁傑人猶能如龍如虎世間富貴功名縛
他不任以尊兄之卓立豈以簞食萬鍾而貳其心
哉爲此議者殆淺之乎其爲丈夫矣然在尊兄則
聞人之言便當內省諸已不可謂他談我不著而
忽之也來諭謂弱底人終不濟事而病某之逐人
面上說一般話深有取於崇志之剛此論甚精切
但某之苟且處則校亦有罪焉耳古入學問篤實

孝則真箇是孝，弟則真箇是弟。故與之交游者，自然有箇感發處。今與渠交二年矣，只因自家不曾實用功夫，祇以空言講說，故不能有所感發。况又資其多聞所講者，又未必全是切已說話。自家猶自拖泥帶水，安能救拔得水裏底人。靖言思之，良以自愧。

與查原博

病臥窮鄉，久不獲聞故人動定，朝夕懸仰，不忘緬想尊兄。亦未能無離索之嘆也。校家居簡出，有時散步田野間，但見村落蕭條，望之別有一般悽慘

氣象。詢諸父老，咸謂有司苛政日朘，月深，部使者無可赴愬，惟泣而籲天耳。嗚呼哀哉！嗚呼痛哉！觀一方如此，則四方可知矣。尊兄今方僉憲八閩，綱紀列郡，仁民愛物之心，素所抱負，正宜大爲一方造福。但恐行部所至，未能遍歷窮鄉小民，冤號之聲，未必得而盡聞也。愁苦之狀，未必得而盡見也。所願廣視博聽，以通達下情，激濁揚清，以興起吏治。正已以先之，賞信罰必，毋爲大利害所動搖。朝廷數十萬生靈，不忍使之困於貪官污吏之手，將見威名赫於上下，德澤流於遐邇，異時顯庸於

朝由此而遂澄清天下豈不大爲朋友之光哉因風曷勝欣願之至正已之道無他請無忘舊日所學當意向有散緩時力量有退屈時但向自己心上體究古人因甚發憤忘食自家因甚只恁宴安古人因甚見義必爲自家因甚不免退縮猛著精彩看來看去便自有箇奮發振作的意只此便是得力處亦便是著力處便宜於平日以義理浸灌涵泳此心令其栽培深固則臨事愈覺著力矣詩云采葑采菲毋以下體淺陋之見高明其白擇焉與裴大典

尊兄自離南都薦紳之士嘖有後言蓋未知尊兄之心而徒撫其跡以生謗議耳平時交游之士亦不能自解於人言此則莫能曉其故斯管鮑之所以難遇也因憶曩在南都時交游有聞尊兄之過肯相規者終亦躡嚙而不發蓋憶尊兄必不樂受盡言也當時深以爲非妄意人當少壯時多激昂自進中年以後此箇意氣漸衰因循汨沒忽焉而若忘者衆矣尊兄天資生得來合下寡過今年已過中而進學之心精神鼓舞不倦此誠何處得來深可敬畏不知何以得此於士夫間也靖言思之

終莫能曉朋友之職視人之過便如已過一般暇
時輒爲尊兄追省其過最後忽若有得焉但淺陋
之識不足以窺高明亦未知其是否也請試陳之
尊兄其自擇焉竊謂自古中行之士甚難其次必
須剛毅自立孔門惟顏子可當中行自曾子以至
子思孟子氣質皆偏於剛然其所以傳聖人之道
則皆得剛毅之力也文公謂世衰道微人欲橫流
不是剛毅的人亦立脚不住伊川因論曾子易簣
亦謂後人雖有好言語終被氣象卑不類道皆爲
此也尊兄天資謹厚固是近於中行但終覺少箇

剛毅的意以故日用之間或未免有容易放過去
處更願尊兄常常涵泳剛毅氣象公私利義之間
猛著精神直窮到底剖判得明便與一刀兩斷不
令牽惹粘連異時養成天德之剛當此世界人欲
橫流之時壁立萬仞一毫污染不得矻如中流砥
柱豈不大爲吾道之光哉文公論陳忠肅公一言
一行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間惟其析而
精之也入毫芒故其擴而克之也塞宇宙門人有
問義利之辨者文公謂但心以爲近利處即便捨
却異時精義入神只有割捨不盡的不消慮其割

捨過甚此言於吾輩深有益也狂瞽之言率爾輕發尊兄幸毋忽焉

○ 答方時鳴

曩聞執事以復命往京師久稽奉詢敦夫來訪始聞從者已還南臺繼辱來教何慰如之承需改亭箴記深荷不鄙校後進無似執事折輩行而與之交豈敢愛數語但以愚意有未安者不敢不自竭也子曰已矣乎吾未見有過而內自訟者也執事一旦忽覺前日之過而奮然欲改之此其悔悟必有深切懇惻處又恐此箇意思久則或至於忘故

復以改名亭庶幾目見而神受之則此心戚然萌動其能改過必矣凡此等處正如人有病負痛一般雖使自家言語形容亦說不得決非他人所能形容縱使十分模寫得似亦只是添得一重障礙與自家心地上實功元無分毫之益且如執事日用間要爲一事覺得過差便與截斷莫爲只消改之一字已是多了此處豈容他人著得力也又有既知其過欲改而未能處此却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必須猛著精彩提起自訟意思當下便自退聽矣他人言語到這裏亦使不著也愚見若斯非

敢違命千萬亮察永清以言得罪其於世故關繫匪輕執事抗章申救甚切此誠忠愛所發但未知天意何如耳

○ 答周以發

左遷之事當置之度外况公論如彼其昭昭也達人大觀無物不可執事諒已悠然於懷矣豈俟余之贅言哉嘗謂今之士大夫得一階半級則以為喜失一階半級則以為憂譬如鳥在籠中縱令底下直至頂上許大世界終無出日曷為寘欣戚於其

人毀而失官此吾命該失耳彼何能損余孔子曰公伯寮其如命何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正此意也貧富貴賤此皆吾分宜爾人固莫能逃彼譖人者自喜其計之得行殊不知自君子觀之但自添得一箇小人之名耳其何能困吾直可付之一笑承以出處見詢深荷不鄙但愚意以為君命不可違未拜而歸不幾於不受君命矣乎之任數月以後惟高志所欲為其誰曰不可請裁之

與李一清

前歲余病殆純甫入問曰病中覺有進否余對他
說前次病中使令人不如意輒怒此番覺得心氣
稍平不怒矣前次病中急欲病好其實無益祇增
病耳今次只一味調理藥石不管責效病亦自易
好純甫曰此二事大難得後純甫病余入問復以
此二事告之純甫深以爲然今復舉似吾兄以效
獻芹之意伏惟採而納之不爲無補於病云

寄李立卿一

承示別後於篤實上用功深覺有得力處此即大
學之所謂毋自欺也以高明之才而又自治深切

如此雖造於聖賢不難矣聞之曷勝欣仰之至又
謂沈潛終做不得此則未敢聞命豈謙光之談邪
夫沈潛在我不沈潛亦在我或是尊兄薄沈潛而
不爲豈有欲爲而不能之理竊意高明才識旣優
氣勢又盛事來揮霍得下應付得行不知不覺多
於好處蹉了徃徃心有未密察理有未精使在他
人便敢撐駕說去更不可告以善言今高明自知
闕却沈潛工夫此正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處也今
乃逡巡欲爲不爲甘伏批退相似無乃自畫矣乎
須知纔曉得不能沈潛便是能沈潛本領只在吾

心一轉移間耳尊兄試於日用間體驗便自可見

二

靜中來承惠書深自刻責多過謙之辭此蓋尊兄盛德之所存其視淺淺丈夫萬萬矣尊兄所處當於古人中求之校安敢不以古道而處尊兄近者得於道路之言未知虛實夫爲人上者安能每事盡善正宜廣詢博問以通達下情校以尊兄之心爲心故有所聞不敢不告庶幾可裨見聞之所不及傳聞邑宰中有貪暴害民爲兩浙之最者欲棄印綬而逃尊兄聽王汝霖之言追令考滿公論清

議不歸怨於汝霖而歸罪於尊兄以昔者仰望之隆故今者責望之備也茲事不識誠有之否更請尊兄於此益振風裁去泰去甚不可有一分徇人情之心以激揚濁世使朝廷數百里生靈不爲暴官汚吏所困則德澤流於遐邇威名赫於上下他日澄清海內亦舉此而措之耳校又聞之直道難行正人未易合蓋自古已然矣今尊兄當上下難爲之時宜有窒礙行不得處而亦若順利然豈盛德之所感化大才之所斡旋固非淺近所易測識邪抑亦不無一二遷就其間思欲補偏救弊隨

時以立功名邪。孔孟之在當時也，其心汲汲未嘗忘天下，而終其身不肯枉尺而直尋。今之人事未至不可爲，便欲枉尋而直尺，故與聖賢作爲天地懸隔。此正公私利義之辨。王伯純駁之分更願尊兄將此二端日用之間，常自勘驗，務令直截分明。壁立千仞，以大爲吾道之光，幸甚，幸甚。尊兄常以篤實得力處印證，若於此處纔有放過，便不得爲篤實者矣。狂瞽之言，率爾輕發，尊兄其毋忽焉。

與王純甫

舊歲與敦夫語，每愧深厚懇惻處不及古人。敦夫

謂此難勉強，須是本原上涵養出端倪來，校自體驗。知學以來，聰明開發，似亦勝前，而德性深厚懇惻處終覺多愧。臨事時分明見得天理當如此，吾心亦欲如此，而蔽固之深，不能得發見，且如過墟墓當興哀也，而未必有惻怛之意；遇窮困雖可愍也，而未必如疾痛在身，心與理打成兩片，無如之何。纔急迫求之，便徃徃至於暴氣，尊兄用功親切，此等處涵養得當，自不同。上古氣化渾厚，民生甚淳，自少至長，涵育在善教中，自然有深厚懇惻氣象。後世氣化漸漓，人生稟質多駁，自少至長，良心

斷喪處多轉使人薄故生於今之世而欲其深厚
懇惻如古之人非百倍其功不可也但未知功夫
當何如用耳尊兄於此體驗必有得力處願以教
我幸甚幸甚

與徐郡守朝儀

不腆敝郡屈吾年兄爲守下車之初仁聲布於遐
邇小民自慶何幸復見康平之治一二父老咸欣
欣相會曰吾今庶幾其有瘳乎朝夕引領以望善
政而年兄方且不自滿假延禮士大夫詢訪得失
人孰不樂告以善哉校忝同年深欲一見備陳吳

氓昔日窮苦之狀今日仰望之情而病體在告未
能入城此懷徒耿耿耳乃蒙數數存問近者偶送
故人次於吳門之外又辱干旌賁臨勤勤下問屬
有他客至不獲盡所言然盛意不可虛辱也竊觀
年兄善政可紀者甚多然皆隨事補益如愚見更
欲年兄舉一郡而甄陶之以懇惻愛民之心施剛
果濟時之政壁立萬仞凜乎不肯動搖凡世之所
謂毀譽利害者一切不少芥蒂胸中自爲國爲民
外了無他念正身以先之使寮屬莫敢不出於正
延見長吏詢訪士民俾之悉陳利弊毋隱規模先

定次第罷行俾吳氓悉蒙至治之澤集一郡之長
以治一郡之事異時功德在人固將廟食百世矣
由此而宰制天下亦舉是道而措之焉耳年兄大
度士也故校敢進其狂言惟年兄裁之

咨毛希秉

汝病新愈又有骨肉之悲殆天拂亂汝也汝宜自
寬毋益舊病人心平時易散漫疾病哀苦中却覺
致一發得來直是痛切驗得何如此念久漸散緩
他念便生常是重者先發試自省察便見此亦是
爲學一箇關捩子也

與胡永清

自兄之赴詔獄也士大夫知與不知咸謂禍且不測
洵洵傳聞爲兄食不下咽寢不安枕者亦屢矣復聞
聖恩寬大將歸故鄉立卿相約候兄西湖之上喜不可言
詎意今復有遼左之謫耶然原吾兄初心固將以死殉國
今尚爲輕典不待排遣胸中固當泰然也計吾兄不能忘情者
令尊文倚問之望耳夫孝莫大於顯親吾兄此行其爲榮
親多矣定省常禮曾何足云况吾兄今在萬里外此身安而後
親之心安能勿以思親鬱鬱成疾乃

所以慰其親也。嗚呼！天於豪傑之士，其生之也難，故其成之也常。若有以相之，遼左之謫，正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若復因循廢學，是爲棄天學焉。而不務大成，亦非所以承天意也。竊觀吾兄之學，志於經世，故其所講者皆切於事功，却於自家身上未必著力。夫學所以變化氣質，涵養德性。吾兄自念積學以來，材能知識當大勝前德性氣質，與未學時果能大進否？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吾兄有志天下國家，且試點檢自家身上，還有病痛否？明道曰：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

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文公曰：今公有掀然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可指諸掌，不知自己身上有多少病痛，在他人心中放，猶放得近，公却更放得遠。今吾兄謫居無事，願將聖賢之言切已體驗，卓然就身心上用功，以吾兄之才而能篤志於聖賢之學，則亦何遠之不可到哉？尊體近來何如？養德養身，元無二理。孔門之學，只是求仁。天地間氣，一箇生理，充滿流行於四時，而春氣融融，尤易體驗。分明吾人一箇仁底氣象也。人能求仁，常存得箇善

底意思便與天地萬物血脉相通胸中和氣自然
充滿天地好氣亦相湊泊孔顏之樂正以是耳夫
子所以謂仁者壽也且如秋氣嚴凝便有一般清
高氣象固亦自好終是肅殺又如地氣高寒便不
生物和煖便生物人常存得溫和惻怛之意便自
然可愛然求仁莫外乎敬今之持敬者多拘迫故
覺累隸不快活血氣且不得舒暢如何得道理發
生不知敬是吾心自做主宰處不消苦著力只略
綽提撕便是文公所謂覺得心放心便在了可謂
發千聖不傳之妙矣伊川有言惟是動容貌整思

慮則自然生敬又曰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
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為和樂固
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心中無事也吾兄試將孔
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語優游涵泳
就自己身上體貼去做做來做去自當有妙悟處
知敬則知仁矣躬所未逮姑誦所聞明者幸毋以
人廢言遼左高寒願自愛

與邵思抑

貴體多恙殆不必過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
先使之備嘗險阻吾輩既無大阨窮患難宴安耽

毒易以溺人惟有疾痛猶足動心忍性若復因此
舒肆是自放倒其爲棄天大夫吾兄旣已識得此
意願常提撕聳拔則進德孰禦焉

與王純甫

吾兄立德足以顯親行狀之文自當傳諸不朽間
有一二可疑者敢有請於執事如叙生祖母孫其
辭不無回護而意則彰矣孝子慈孫之心無乃有
未安邪舜後母之頑只是他人見得如此舜則負
罪引慝至誠爲之設或告曰汝母不慈舜將愀然
不忍聞也今未知吾兄所以致隆於生祖母者果

能如其所以事嫡祖母者乎萬一有所未至則於
大倫無乃有未盡乎嫡祖母生祖母稱謂皆據吾
兄立文而叔父獨稱同產弟瑄其後再見皆斥名
之無乃失恭順之禮乎兄弟之子猶子也吾兄能
事之猶父乎處偏待下等語無乃使人疑夫繼母
之不以慈處吾兄乎舜之負罪引慝肯爲是言乎
凡此愚意皆所未安出示思抑亦寔疑焉故敢有
請願吾兄反求諸心寧過於厚無寧過於薄也友
人有過吏部望見吾兄者謂兄傲然之色可掬也
不知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又有謂吾兄天資

直是峻截但傷於少恩者其然邪其未然邪仰慕深切故有所聞悉以見告吾兄其自察焉文公嘗言五峰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曩承寄性與天道說實出於精思然過亦甚矣似與昔致知易簡說猶是一模脫出也更願虚心遜志以求先儒之言且毋自信太過吾兄家業素貧非勤苦則無以爲養賢兄弟七人而兄爲之長想各有分職俾之治生但人情喜佚而惡勞見他人顯者力能潤親戚而吾兄已貴乃獨常使甘賤貧勢將有甚難處者想吾兄懇惻一念有以動之亦何難之不易也

與邵思抑

校屏居僻壤間無嚴師畏友先後夾持間中易得墜墮思欲取友於四方因循未果乃蒙故人不我遐棄惠然先施侍教數日受益良深瀕行復申之以藥石之誨敢不敬蚤夜以期無負吾兄之盛心未審別後若何進修想高明之資當一日千里也校竊謂人若真有希聖希賢之志則其日用所學決須下希聖希賢功夫若乃交無益之友觀無益之書談無益之言作無益之事不惟不暇爲亦且不屑爲也更願高明以此猛省有則痛絕之庶幾

用志不分得以其全力而向於道則何聖賢之不可爲也

○ 與余子積

近會周世亨極稱吾兄居家有守居官有爲不勝歎服又謂兄量頗褊隘嫉惡太深好作詩譏刺人惡其然邪其弗然邪許台仲來訪云在余子華處得會吾兄反復論性衮衮千餘言子華色忤而辯愈力氣象剛勁樸實良可敬愛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容貌辭氣之間儘有麤疎不耐點檢處仰慕深切故有所聞不敢不悉以告吾兄論性著述

成書恐只是明理之學更願就性情上實用功夫方爲已有人一日間喜怒哀樂不知發了多少其中節也常少其不中節也常多雖無所喜怒哀樂時而喜怒哀樂之根已自先伏於其間承問已發未發之旨自愧欠缺處多不敢率爾奉答願與吾兄共進此道來諭政繁少暇不得以書冊相親竊意日用之間書冊之外恐亦無處不可用功也

○ 與李五卿

故人入函谷久不聞起居第切馳仰海內窮困極矣日望吾兄大用匡濟時艱才高者多怨名重者

見毀閱邸報忽見彈文及聞縉紳飛語深爲世道
隱憂吾兄素有器量凡世之毀譽榮辱一切不以
動心此自資質有大過人處今胸中自應泰然也
易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更願吾兄深
自修省自念慮之萌以至言語之發及乎政事之
施不使小有不正及毫髮之不誠則彼之攻我者
皆吾之藥石也吾友夏惇夫嘗言溫公相元祐有
旋乾轉坤之功只是積得誠意久能感格上下之
心若專靠才力爲之能幹得多少事許崇志嘗言
豪傑之才未用須善韜晦常如在匣太阿若先發
但未知何日得賜環耳

8

復毛希秉

露鋒芒安能濟得大事此言深有味也呂仲木馬
伯循韓汝節居家何爲願屈已下賢廣集衆善勤
攻已闕思抑來訪云永清在遼左甚適家亦平安
來問種種諸疑只是一疑大抵人心是箇主宰更
無主宰之者敬只是吾心自做主宰處略綽提撕
當體便在本不須大段著力義理吾心固有若常
涵泳自然便有滋味悅心病中若欲恬養只此養
德養身之道已備初做亦未免生習久自熟汝每

有聞往往當下亦能領會。只因不曾時習。以此箇意思依舊昏塞遺忘。却只管要求契悟處。又欲別尋路徑。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寡。常抱不決之疑也。今莫若習持敬功夫。就放去收來處。體驗知有。槩柄入手。此是生死路頭。此處得力。則其餘功夫。皆可次第而舉矣。人持敬拘迫固難。以然亦不可。尋箇和樂敬中自有和樂心。莊則體舒。若要尋和樂。便是知和而和。如何得不放倒。飲食亦自有恰好處。過與不及。皆不可。但與其過也。寧不及耳。

與張巡撫

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是以若是其急也。恭惟明公以天子大吏奉璽書鎮綏東南。一夫不獲。時公之辜。其任禹稷之任也。其心禹稷之心也。茲者天毒降災於吳。氓俾不獲康食。自冬十月至夏五月。雨小民枵腹捍田。曰天其憫我乎。今則已矣。不可復爲矣。心絕志悲。哭聲徧野。待斃而已。小民奄奄有死之心。毋生之氣。老弱相响。甘爲餓殍。壯者非徙則死耳。等死耳。聚而爲盜。以遁死焉。禍自此興而亂自此作。勝而殺之。

吾民肝腦塗地矣。是何異於毆之殺人而又殺之也。焉有仁人在位而忍視其民死也。嗚呼。數百萬生靈大命將絕。迺續厥命。猶幸而賴明公一人耳。嗚呼。閭閻寔人憔悴萬狀。上之人固弗得而盡見也。冤號達旦。上之人固弗得而盡聞也。厥或有流涕痛哭以告者。其能信邪。公若臨敝境。親覩茲患。固將寢不安席。食不下咽。凡可以活民者。雖殫竭心力。固不憚爲之矣。統內細民引領望公至。曰。微公其誰活我。此亦禹稷過門不入之時也。人之言曰。今上下困窮。以賑濟則公帑竭。以勸借則私廩

空。憂乎其難矣。然則坐視其死乎。凡事豫則立。及今講求。豈盡無策。及今措置。豈盡無財。伏願下令先慰吾民。曰。所不與吾民奏請蠲免賑貸者。有如天日。用安定之。遏其思亂之志。早以哀痛血誠。奏聞朝廷之上。先祈蠲免之恩。次乞賑貸之惠。截留上供綱運。查理侵盜錢糧。不足則丐朝廷接濟。一請不聽。則至於再。再請不聽。則至於三。朝廷必不忍遂棄東南也。國家內帑空虛。有司之力。誠有限量。然皇上天地父母之心。固無終窮。一聞湖廣水災。遂捐百萬。吾蘇獨非王民乎。曩

爾吳壤地利能幾何而國家征取以鉅億計小民樂歲不得一飽竭力上供今百五十年矣是世世忠孝有功於國家甚大也今茲歲凶朝廷豈忍坐視數百萬生靈饑死而不一救之邪天聽雖高公爲國大臣瀝誠以告萬無不從也昔也以一方而當天下之賦今也以天下之大而救一方亦罔不濟荒政在人禹稷救之豈一手足之爲烈哉郡縣親民之官也明公布德施惠非郡縣孰與致之民乎願先簡別守令以提其綱然後瑣科條其寮屬選委賢能而汰其才不勝任者黜其志不

在民者所至延見問民疾苦可使及今講畫荒政以觀其材他日因之以責實此唐虞詢事考言之法也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明公誠能召問父老詢訪士夫下而群黎亦各周爰咨諏所期閭閻之情盡達郡縣郡縣之情達於明公而公達諸朝廷之上廣集衆思兼總群議畫爲條品次第施行他日舉而措之天下亦運之掌耳其於一方何有語云活千人者後必有封伏願明公仰思國家付託之隆俯痛生靈困苦之極一念懇惻感格天人於以迓續數百萬生靈未絕之命吾見功德在

人廟食百世天將報公壽考胡福慶流子孫無窮
矣歲在庚午吳會大饑怨氣薰蒸疫乃大作小民
死者百餘萬人餓莩滿野屍闐於川時逆瑾擅
朝有司懼罪而立視其死耳未之民僅存喘息
比歲恒歉而征歛日益煩苛東南膏血竭矣今茲
歲凶設又弗救是真所謂周餘黎民靡有子遺矣
抑校願復有言焉今茲水患豈惟天時亦人事耳
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東江則湮矣淞江經
流也其下壅弗宣洩故吳之南偏歲被水患婁江
東迤北匯爲陽城昆承諸湖舊有白茅塘受之以

泄於江而塞也久矣故吳之北偏歲被水患吳地
邊高而中下昔人象爲盤盂一有淫雨水勢瀾漫
西望成湖吾民之不爲魚亦幸而已非大疏白茅
及淪淞江下流則水患曷其有極邪此大勢也細
論各處今田無高卑蕩然漂沒矣救而僅存必圩
小而岸闊堅者也其潰而不可救必圩大而岸善
崩者也設令平時修築圩岸分其大圩以爲小圩
高築堤岸廣闊堅牢雖有大水民力亦尚可支豈
若今滔天之患也哉昔文公南康東浙救荒咸以
興水利爲請謂爲務一兩得范文正公守鄉郡請

修水利以救荒今與其俟民之饑然後丐 國家
百萬之粟以延殘喘俾坐而食焉孰若力請於
朝阜指數十萬之財大興水利豈惟拯一時之艱
實百萬年無疆之大利也病臥閭閻久不敢陳論
當世之務茲者目擊愁苦耳聞呻吟心怛焉如割
一二父老泣而告曰我公未來聞公仁聲公既戾
止聞公仁言今餓且死其有仁政以活吾民乎吾
情莫能上達鄉士大夫弗爲我昂首道一言於上
固吾儕小人命卒之時也禹聞善言則拜校是以
忘其鄙陋敢採輿人之言達於鈞聽情迫詞切伏

惟明公寬其僭易舉而施行之斯民幸甚斯世幸
甚

與胡永清

人有回自遼左者細詢吾兄起居似猶有故吾氣
象以高明之才之志而又置之阨窮放棄之餘使
得大肆其力於學豈非天將降大任於吾兄邪願
吾兄祇承天意毋自失焉所問子積易春秋疑義
不知彼答云何昔有請於文公先讀二經者先生
極言二經難讀勸令先讀四書其教人徃徃稱是
今高明之學將以爲已乎將以爲人乎若欲切已

爲學莫若先取四書循序讀之不待考索不費說
辭句句切於日用反覆諷誦身心便覺肅然涵泳
思惟義理淵源自見意味深長此於高明變化氣
質涵養德性之功當大有助易春秋非不切已但
此乃聖人妙用深奧精微覺得於今日身心大段
闊遠况象數失傳事迹難信大費考索辭說故文
公嘗謂四書功夫少得效多六經功夫多得效少
高明其擇之緩急先後之間必當有辨

復桂子實

恭惟高明難進易退之節夙爲縉紳所欽昔者見
不可而退今者見可而進其於出處大義揆之精
矣而猶博謀遠及淺陋走也不敏何足以知之來
命祇辱左右去 國日久萬里造朝固將一望
主上顏色不知爾時聞乘輿已出否乎百司除目
進擬畫可而行不知高明姓名曾徹行在否往歲
孟夏邵思抑來訪出示吾兄前所寄書時從者北
上久矣道遠無由奉答其於瞻仰徒切惓惓歲莫
會許台仲詢知吾兄改尹湖之屬邑吾儒澤民之
功歛而施之於百里固當沛然也

與胡永清

久矣不聞故人起居曷勝惓惓之至令子來館半年矣氣習無能改於其初深用慙負然其質頗有過人者雖既往弗可追矣而猶有望其將來也禍患天所以相吾兄不知比來用功復何所得讀易私記從令子借觀皆參取先儒之說間附己意得之爲多但聖人精蘊恐不止此吾兄之學所以超然過人者只爲勇於力行故所見雖淺却是切實更能深造涵泳聖言反求諸己則所至豈可量邪若瑣瑣滯於文義間非惟不能補救其所短恐亦不能成就其所長也

○ 與夏惇夫

與故人別又三年矣伏承指教區區立志用功宜有一日千里之勢而今歲只如是人明歲亦只如是人何也當時思之不得其說邇者深自修省始知平日學問全未有得力處只因大段欠剛故志氣易得散漫工夫作徹無常有退無進思欲振迅一洗舊習而未能尊兄不我遐棄時惠警策之言儼如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庶不墮落小人之歸幸甚幸甚

○ 復周克之

相望千里邈無會晤之期曷勝瞻仰近世一種學
議論直截高妙能聳拔人然反求諸躬未免知卑
禮崇約文博禮若與聖人之道不相似然昔者嘗
辱吾兄面命及別後寄詩二章駸駸乎覺已先入
其說矣故校不憚諄復累獻所疑而吾兄嘿無一
語見教豈鄙言不合尊意遂置不省邪今承來諭
似有督過之意謂校有所隱而弗言豈校之心邪
道乃天下公理○正當相與講明而固守之○不有益
於彼○必有益於我○此校之心也○誠意講章累承下
問謹條一二所疑錄具別紙

別紙

○誠意一章乃聖賢喫緊為人處文公章句或問說
得十分痛切吾兄只合將緊要處提掇示人令有
深省處今翻騰許多說話累千百言汎而不切章
末添說敬添說擴充又出一段新意愈覺拖枝帶
葉未免將持守之功爲講說之資前書所疑意偏
枯而詞蔓衍不審尊意云何

○人不能誠意只是自不肯誠禁止自欺務求自慊
正是實下手處欺是自欺慊是自慊故君子必慎
其獨此是誠意一箇關捩子也今謂毋自欺以下

是釋誠意之義直至慎獨纔是下手工夫未免將
聖賢喫緊意思說得全散緩無力了

○小人揜飾謂是天命之善不可泯滅故其端復萌
此說出於東萊甚巧似非究極之論蓋天理人欲
只在幾微之間○正要人精察明辨○小人見君子若
發一點羞惡之心○欲改其不善而從善○這纔是天
理復萌○若惶恐被人知○要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則
全是人欲○此非羞愧自爲不善○乃羞愧人知其不
善也○何處得有天理來○又何其幾迭爲消長之有○

○與余子積

吳門之會侍教連日極荷警發受賜多矣竊窺尊
兄精神丰采大不如曩時以案牘勞形所致也精
太用則竭神太用則絕願保合冲和明道云節嗜
欲定心志便是天氣下降地氣上躋魯齋云萬般
補養皆虛偽只有操存是要規旨哉言也吾兄其
敬聽之禍亂頻起尋就滅亡伯安之功社稷攸賴
思慮先見喟然益懷永清也朱子晚年定論近始
見之似不計年之先後論之異同但合己意即收
載之耳永清遼左書回亦深疑之今亦無論其他
如載答何叔京書所謂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

撕使心不放便是做工夫本領此正中年以前未定之論與中和舊說相同者也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謂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得惟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聞五峰之學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所謂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中和舊說論此尤詳其後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功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祭南軒文始所同濟而終所共棄其此類也夫大抵先生自其初年固已卓然有志聖學然未免爲言語文字分却工夫至於中年以後方有一定規模今日正當因先生已定之論而反證其未定者庶幾有所持循也愚見如此未知然否高明幸有以教之

與尹令

久不覲面政聲日聞小民咸欣欣然望大惠之且及已也而仰首以俟崑邑幸甚曩者獲見執事孳

孽好善虛襟受言思欲竭愚慮以裨萬一顧疾病之弗間弗獲一登使君之庭此心恒惓惓也乃者竊觀閭閻窶人相聚疾首蹙頞苦於丁田銀徵歛太急勢如倒懸而里胥尤甚破家者踵相繼矣問之言與淚下且謂鄰封皆無之亦非經常之賦不以咎貳尹而獨致憾於使君譬若人子有患難爲之父母者恬然不一引手救則怨慕之心固其所也况貳尹實受命於使君哉催科之政須通計諸色財賦乃知緩急今貳尹專委一事矧嘗受綱運之累勢必以嚴刑驅之小民危迫之情當何如也以戴盛德豈不休哉

與王純甫

舍弟嘗覲盛德之光但自幼失學不復能道左右精進之功以助鞭策懷仰之渴何可言也聞已復補選曹柄用伊邇世道人材願精入思議豫加訪求也悼夫久不得書子積永清源甫皆得相會否思抑數通書伯潛起居何如崇志想數得相會校

離群索居汨沒荒廢已甚病中涵泳仁體覺得胸中漸有一般融融意思和氣發生天地萬物血脉不至斷絕若私欲一萌便有一般邪氣與和氣相反只提起涵泳意邪氣自消若不遏之於微邪氣一盛和氣便都消鑠盡了待覺得又須重新整頓起來日用應事時若渾厚包涵慈祥愷悌便與此箇意思合若急暴殘刻昏縱便與此箇意思相反靜時易持動時難保日用工夫最難得合一因思明道先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及求義理栽培克拓得去數語然後恍然覺有箇下手處平日每愧不能深厚懇惻只因不曾做得此等功夫耳相望千里深恨不得就正於高明今特舉似數語願兄決其是非也

答陳應和

別後緬懷冰蘖之姿隱隱心目察友咸望吾兄有令子承來諭乃復差池天命固有遲速邪昔竇禹鈞夢神告以無子而歿盍行陰德禹鈞如其言凡可以濟人者無不爲之其後神復告以有子而壽世所傳誦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者也范文正公記其本末以勸後之人校蒙厚愛敢以禹鈞爲

祝今執事位望日崇响煦成雨露叱咤生風雷苟
一以慈祥愷悌為主如先哲所謂臨政不合著心
惟於恕上著心則人之蒙被德澤多矣天錫祚胤
當不啻如禹鈞也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執事
其擇之承寄測景臺量天尺感感

與胡永清

別後悠悠我思日以勤只吾兄還 朝機會奚若
語默去住云何重雲蔽日率土憂疑誰抉浮障以
扶東明乎聞 上居宮中澹然無他玩好惟勤
讀書陽德之亨庶其在此但 聖躬微弱恐劬

書或非所宜古者教世子必以禮樂日用間轉化
變化引續資培之功妙不可言聖學失傳後世專
以書冊爲務其汎而不知要者反以溺心疲精勞
神天機窒而不發深足歎嗟有能切已體驗者所
得固亦無窮但專靠此則易入於枯槁偏滯於天
地生生之機不相湊泊今日忠愛吾君之深者宜
莫若勸以修習先王禮樂遺法以養 聖心克
長善端導迎和氣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矣自古
國家敗亡多起於朋黨之禍今其勢遂成彼此愈
激愈甚似有鬼神交鬪其間者願吾兄以至誠大

公之心消融其隙一以愛君爲念且置舊事勿陳
釋前忿生後福否則甚於唐季牛李之覆轍吾兄
不可一日立於朝矣子積思抑皆有書勸吾兄堅
卧勿起爲嘉靖完人蓋憂兄忠憤激烈雖慮善以
動或動非厥時耳故人意良厚高明擇焉可也

答湛元明

校天地間一棄人尚蒙垂念懷我以好音慚慚
悚怨艾之餘頗覺此心出入往來若有路徑放去
收回在握其機恨未得面質也聞南雍絃歌盈耳
猗歟偉歟但古人詠詩隨事取義妙在動發天機

且更唱迭和彼此相成則可以引續善念恐不必
拘以五倫也

與王濟美

盛德久未拜謝榮行過我病卧於床弗獲請教別
後積有馳情糧役一疏譬如拯溺救焚亦足小試
康濟之策但恐終歸有司文具耳嗟乎茲事本末
甚長更僕未易數自古豈有建都於北荒棄地利
全仰給於東南者乎亦未有數千里餽糧而無通
融之術者乎二者已足坐耗天下加以冗食冗費
漫無紀極而又有坐食之冗兵賦役煩苛風俗侈

靡有司者又從而侵牟之四海所以困窮也安得
吾君從頭整頓一番使人歌舞堯舜之澤不然塗
炭未涯也

○ 與余子積

思抑轉致尊教意懇然可掬不惟苦口亦苦心矣
不肖安敢不自力以終貽故人羞耶聞諸立卿云
吾兄少衰矣其然乎其未然乎兄松栢之質受氣
厚完而猶若是矧蒲柳之質耶歲莫一友過我見
校凝塵滿室泊然處之歎曰學以神明厥德吾所
居必灑掃滄潔虛室以居塵囂不雜則與乾坤清

氣相通齋前雜樹花木時觀萬物生意深夜獨坐
或啓扉以漏月光至昧爽時恒覺天地萬物清氣
自遠而屆此心與相流通更無窒礙今室中蕪穢
不治弗以累心賢於玩物遠矣但恐於神爽未必
有助也校慕古人居家簡重不以事物經心友人
曰人心須完密一事不可放過學而不事事則疎
漏處必多應事時必缺陷了道理吾見清高虛靜
之士多矣久之未有不墮落者一陰一陽之謂道
今喜靜厭動正如有陰無陽不成造化矣校聞言
聳然又曰生生之謂易吾輩學皆枯稿偏滯如何

得生良由不習先王禮樂之教耳今禮壞樂崩而三百篇固在學者祇玩其文所得淺處若朝夕諷詠命童子歌之與同志更唱迭和節以鐘磬鼗鼓和以琴瑟笙簫則感觸天機自不容已更能相與舞蹈妙處尤不可言大抵善念非引續則不能深長惡念非消融則不能蕩滌先王禮樂之教所以誘人入於善而不自知也校愚不足與此而深有味其言吾兄長校豈止一格所見當又別也願益以教我校平日學不得力只因此心收聚時少游散時多悔艾之餘頗覺此心出入往來若有機竅放去甚速收回亦速而持久甚難臨別請問友人徐指示曰其機在目校聞之躍然而喜深恨不得面質於吾兄也

○
答李立卿

辛未之春送兄大江之滸以篤實沈潛爲贈別後六載兄過余東海之濱竊見兄議論宏闊氣詡發揚因以自滿相戒後復勸以毋爲出匣太阿念之寃其如昨不知爲別十有一年矣緬想德業日懋但未知收歛向裏攝於密微處何如天地混沌而後開闢閉藏而後發生今天下困窮極矣大司寇

之擢天固將大用吾兄願完養厚畜以大厥施也
人心通竅於舌是以能言多言之人此心奔迸外
出未言舌常有動意故其畜聚恒淺應用易踈古
語塞兌固靈根可謂識其機括但與其箝制於外
不若收斂於中驗之放去收轉之間而心之存亡
攸繫當自有著力處也兄昔議論英發故敢以此
爲獻校自少亦頗有志於學昏惰無成良由勇而
無剛不能畜其全力此心收聚時少游散時多善
日以銷惡日以積今方自怨自艾下士晚聞道聊
以拙自修不知終能寡過否也茲承下問且稱幸

未丙子二年每見學每加進慙負曷勝

答王純甫

校也處義弗精賴兄裁割犁然當於愚心此由心
體龐踈故應用炤察弗到殆天假良便救此輕脫
也承教效法於坤惟平實乃能廣大勸於人情物
理用功且自謂更嘗差多觀省加密足占吾兄別
後精進其賜不啻韋弦也但覺英氣時復逼人豈
剛大發越固難自掩邪近每讀象山講學之書明
白正大深歎其卓識超然妙契聖傳但辭氣軒輕
竊疑其猶有虛氣驕志存乎其間恐去淵濶尚遠

不識吾兄以爲何如天道淵乎微哉校豈能窺測
但所以厚吾之生王吾於成者徃徃而是校也棄
天甚多故每慙懼耳海內名士甚多校所甚服者
惟陳生激衷及吾兄爲最萬望時賜教言鞭策不
逮至懇至懇

答黃起亨

久不挹碧梧翠竹之姿時入懷抱鑑湖風月無恙
否雲霞出海其樂何如校多病杜門聊以拙自修
時出觀化俯仰宇宙氤氲寥廓欣然會心物我俱
忘觀來書似猶以舊事芥蒂願開拓萬古心胸虛
名在人間世譬猶閒雲在天浮漚在海聚散起滅
何常之有語曰達人觀無物不可狂言何如常
甫久不聞起居煩叱姓名致意

與胡永清

別後又兩月矣瞻仰曷勝惓惓竊慕君子愛人以
德故昔敢以不進則退之言奉獻左右吾兄視太
公出將武公入相之年尚自遠在而遽有趙孟之
偷此校之所深憂也自茲以往將敬端士而畏之
矣畏之則踈而褻狎之人進矣雖好謹言或姑置
之矣置則人不復言道古今而譽盛德者多矣一

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韓相國休
廣平曲江流亞也素善撻之而惡嵩佞晚年乃曰
嚴太苦勁蕭較軟美此恐必有受病根源不可放
過也吾輩三四人情同骨肉子積最爲苦口校不
敢後也願吾兄間中涵濡聖賢遺訓維持此心至
懇蔡西山發揮武侯六十四陳圖奉以備覽玉髓
經二冊容抄畢納還欲借一二書冊希付舍弟就
彼抄畢送還天氣嚴凝惟冀善自保燮不具

二

正歲天運一新恭惟吾兄年彌高德彌邵法天行
以自強至祝至祝歲莫承賜箴砭之益敢忘大惠
韓魏公有言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告於人
亦當爾校所以深服子積吾兄懇惻之心也舊講
學未合退而反求極有警省處但未知吾兄曾細
察否校平生學苦不得力困則又求今亦安敢自
執第因此頗易著力當下操舍便明雖然又懼其
差毫釐繆千里也則常以孔顏之言自勘惜也卑
弱不能猛進耳有所疑錄具別紙
來諭病立卿論治頗似少年縱橫時而無真實懇
惻畏天命悲人窮之意至哉言矣責善朋友之道

海內人物如立卿論治能幾交游寧幾人吾兄不可放過論治不合且姑置之惟發其惻怛之心此爲正其根本又當握其樞機立卿惻怛未至只爲易言以故蓄積不深輕於漏泄但恐吾兄有所拂意則先動氣此却當自責矣子積書云夏間有書附希曾會間煩一問之書紳與銘盤跡相邇也實相遠也吾兄嘗察之否乎請遂言之子張務外其心茫無著落夫子說與言行鞭辟就身上用功言行俱從心發出忠信篤敬功夫自內做向外來又恐未言未行時疎漏繼之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工夫至此渾無罅隙矣明道先生默識此意故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可謂妙契聖心子張當時書紳亦甚感發但此意思却淺蓄德不深與夫子所謂內自訟默而識之工夫何如譬如今人銘齋及書座右初亦有警久而玩焉漫爲陳迹矣湯之銘盤自是聖心懇惻又書此以置左右目睹則怵於心假令子張書紳同此一模流出却是淵騫位中人矣文者非他是出於人之心也心安從生是出於天地之風氣也故文格不能不與時高下雖同時或不能齊吾兄

試觀孟子之雄辯與子思之淵懿何如文公之詳
明與伊川之簡重何如是皆超出風氣者而猶不
能盡免又如明道醇和而氣脉却促伊川有拙直
處而氣脉却長皆有所關係校論文格其感深矣
噫豈惟文哉平生守拙詩文皆屏絕不爲日諷咏
三百篇間或未識作者之意因芻採漢魏以及盛
唐其調每下漢初語意尚渾涵魏晉漸覺發露其
後費雕琢矣冲澹間遠之趣爲之頓衰慨然有感
古今風氣淳漓不同學問之淳漓亦異竊不自量
志期返樸還淳來諭謂校辭不能達意誠然誠然
校既不屑後世語言而學遠愧於古心聲所發正
自不免墮在風氣卑弱中吾兄豪傑眼力迥別雖
然兄亦不免擇合而受弗及相與究竟所疑雖小
事上皆可觸悟也

答胡郡守孝思

正歲敷和天地交泰敢賀君子道長歲莫承教愛
恐勞執事不敢造謝而別十事郡人稱誦快然而
喜更願持以信必吳氓幸甚射以觀德固男子所
有事但黑王相公所處亦似有理公謂何如仲木
世方仰如泰山北斗願且毋出其書君子當愛人

以德謹具別紙請教

久聞仲木先生篤信好學海內推重校嘗恨弗獲
薰覲盛德因請叩學問淵源以自砥礪豈天警校
之情俾無緣親仁邪乃今何幸承示仲木演釋諸
書受教多矣厚重老成言語前後可質其曰此與
志學次第却異曰知格物則下七者皆知曰學者
當革舊染之汙不然血肉之軀焉能學貫天人曰
此知行並進之旨若曰先知而後行等到幾時行
得却是後世以博洽爲知矣曰若先立乎其大者
則他好自換不得至哉言乎雖然有疑亦不敢隱

今未敢瑣科條以請若曰讀易人懼爲惡玩圖人
易從善曰學者果能識此當日就到顏子欲罷不
能之境曰爲文不可謂藝易修辭立其誠曰氣能
入虛則能盡性虛能實氣則能踐形其然與其未
然與校意更欲進此言之則慙負不言則就正無
繇竊惟千萬世而下學者只當以夫子爲師讀論
語如聽聖人親誨恁地去行務要體貼來做工夫
當自不暇自不屑語言假如當時有一弟子退將
夫子教言敷演解說衆必駭聞夫子旣我師諸弟
子雖前輩長者且緩之待我求得路逕已定却將

他學聖人樣子勘驗自家我若未是舍而從之彼如與師訓未合亦豈敢遵信雖則如此又當極其尊讓不敢輕有贊訾却似判斷一般不肖平生常苦學不得力困則又求淺陋之見今亦何敢自信但覺頗易著力不識高明以爲何如願因執事以爲階就正於有道者

與高汝白

日拜疏陳謝後久不聞起居王時行云見吾兄於白鹿洞忿心釋然以消信乎盛德之感入深也校困學無朋常思海內賢者以自鞭辟竊惟孟子心

學淵微其大要有三端發於善邪順而導之惡邪逆而折之夾雜邪因而轉移之齊宣王不忍易牛人常有是念孟子教以察識擴克可保四海梁惠王問利國亦人常情孟子明炳幾先知此隙一開末流不可復制其善惡兩岐如好樂之類一於導之惡將伏藏一於折之善且弗萌孟子爲之撥轉使向於善者專則惡自消日用間循此用功頗覺得力求諸夫子之教則有當著力者有無所容力者渾若造化涵育薰陶嗟乎善念固當擴克必兼培壅引續則愈深長惡念固當遏絕更當蕩滌消

融則自脫落故夫子教人妙在感觸其天機使不容已提撕警覺使此意思常新顏子稱循循善誘可謂妙體聖心校輩去聖久遠謂宜篤信以求深造愚陋之見敢請質於高明曲者思就繩病者欲求砭願不我遐棄幸甚幸甚

與金士惇

僕回承諄諄之誨隔千里如面談謹當佩服人從京回咸道士惇忠厚篤信不容口至誠有以動之也嗟乎人惟心密乃能謹微每謹於微天德成矣此士惇所長但事亦有當執體要者若過於煩碎

瑣屑不免鄭重周章則與乾坤易簡或不相似傳聞在京師密於交際往來之禮獨振顏風但緣此日不暇給僕夫亦爲之告勞其主勤瘁可知矣古之聖賢或不如是士惇必曰此禮也吾身雖勞吾心常安愚則謂尊賢之等與親疎之殺天實叙之故雖朋友之中交誼厚薄亦不能齊禮文隆殺因之以異矧非朋友而泛交者乎禮有相趣也相揖也相問也相見也而後及於朋友焉今士惇槩欲從厚恐其勢有所難行吾人與天地參宇宙間事業當幹者何限乃困精力於此堯舜之急先務或

未然而天地大化聖賢心學一動一靜相乘而靜
常爲主今終日勞吾之形恐其汨吾之神也校昔
居南都寡於交際失之不及今乃以勸士惇噫過
猶不及惟欲士惇歸於中耳何如何如

答余子積

得永清立卿書始知吾兄滇南之擢悵然有懷共
惜賢者遠去立卿又謂兄德愈進而身愈健少慰
朋友之憂想兄處此裕如也三月朔始領吾兄所
寓希曾書如渴得飲日所述友人之言高妙超絕
其所自得爲多近考之聖門不盡合以其略稽古

之功也賈太傅有致火致日之譬讀之爽然吾兄
疑之良是但其鞭辟得力處亦當取以自輔也承
諭其機在目此乃四勿之一尚缺其三兄得無有
未察乎校靜中默觀五臟六腑關係隱隱如歷落
然始知此心通竅於目而能視通竅於耳而能聽
通竅於舌而能言通竅於百體而能運動此心若
走作數者皆其透漏之路也而口之透漏爲多日
嘗舉塞兌固靈根請教雖然口之透漏豈若目之
透漏爲甚也蓋諸竅總關於目此心之放皆緣境
而生聖學樞機旣從此放出却從此收入至爲簡

易兄謂日尚閉時心亦放去此辯似精切但未知
纔舉念時便已著境暗處透漏與明處透漏亦總
一般惟瞽目之人透漏開悟其機乃在於耳而不
在目願兄默而體之更以見教承誨出處之義詞
婉而意確深感厚愛之情令嗣進修何如天氣漸
暑願兄從容靜養自愛

復高汝白

承諭出處此故人相愛之情也校寔天之廢才分
當杜門以求寡過今聞潢池有警若上章弗允勢
不免扶病而西病必不可強則徐圖之耳遠承教

言平正慤實讀之心開目明因而轉移天機妙處
在此日用得力最多高明曰否所謂長得一格則
見又別也雖然願於起念處更加研別何如以易
體之吉凶易辨正惟悔吝難免以善惡交互耳大
抵人心立得箇主宰則全體渾然在此隨發處研
審則其應用燦然支離空寂均之有偏然其差處
皆於毫釐而其後不復自覺吾輩講學異同正宜
各相救正以淺陋窺之高明似欲以立本與研幾
處相混不識果然否也便中得常賜教幸甚幸甚
與霍渭先

別後有懷高風退而賦隰桑以見志不識以何日
覲 天顏對 上第一義安出信嚮何如儻有
未合願益存誠潛思以求感悟天下之事若從憤
世嫉邪起端未免偏於肅殺必也從太和中發出
則四時之氣咸備而春生常爲之主乃可合德造
化也近讀春秋窺聖人撥亂反正次第只是識得
輕重緩急分明而寬大從容故能不動聲色而事
自治耳純甫金玉君子執事與之漸摩必有日新
之益也病中言不能悉

與胡純

主上英資天挺而上下扞格不得大有爲久矣今
令尊爲御史大夫而遜菴爲太宰此誠挽回世道
一機但聞 上好明察遣人四出羅事汝宜痛自
謹飭常念曰吾父今受天下重任吾守禮法可以
增父之光豈惟天下咸受厥賜吾一家亦福澤無
窮矣若稍縱肆上累吾父豈惟墜厥家聲將天下
之怨咸歸焉閉門歛跡縮首避名勢此吾姪今
日事也舉業雖久荒廢但汝天資過人間中尚能
溫習乎

十四事贈胡永清

一開悟 君心妙在因機順導 上好讀書就於書
上開導勸以勿滯訓詁務求體而行之自然

聖德日進無疆

一今日第一義莫大於通君臣扞格之情先勸吾黨
將順 聖美釋 上之疑勸 上先延訪大臣
時賜召對不惟明習天下之事又可以察群臣忠
邪

一今日得 君莫如五六君子而士大夫指爲黨人
不知自陷於黨今欲消釋黨禍莫若勸五六君子
各以公天下爲心日以善道輔 主士大夫將自

愧服若不免於輕且激則將愈疑天下之心

一宜勸 上愛護精神延廣嗣續或諷或規因事勸
之則言易入仍簡賢士大夫知醫者入侍調護

聖躬 朝廷一日二日萬幾豈能徧覽章奏宜勸
上以執體要務爲大明勿事小明

一今日急務在薦賢宜破資格開薦舉更相推讓以
興人才特敕大臣先舉所知者人各以類舉所未
知試以唐虞詢事考言之法大臣進退重在薦賢
蔽賢庶幾肯屈已詢訪

一 聖上英資將大有爲而今日因循之弊已極

宜勸 上面敕大臣各陳所當興革大事次第罷行以救天下窮困大臣不勝任別求賢者代之務在推誠委任以責成功

一宜勸 上恢弘 聖度勿使有所芥蒂於心

一宜勸 上畏天常察天之災變恐懼修省

一言官章奏宜置籍以考之少其員則可以妙選選有捷法許群臣盡言時政得失擇其能直諫識治體者拔擢之仍責臺諫有闕自舉而嚴不稱之罰

一 上雅意重守令此誠安民之本但外輕已極宜立法變通若漢宣帝表二千石補九卿唐明皇選

卿監出守皆可行也古之守令有君道焉今特僕道耳若非重其職久其任天下何由太平

一河運之塞殆亦天意有大興革與其求中策下策莫若勸 上廣興北方地利搬糴減漕此爲上策

一他日禍亂終起於邊宜深留意要在選有威望大臣修明紀綱慎勿以吏事制戎事

一周公理財自王宮后宮始今 上恭儉宜勸以四分制國用之法立會計之書瑣科條冗費盡革以寬民天下孰不歌舞 聖德

一宦官之禍皆起於壅蔽若君臣同游則不動聲色

而自消矣

與胡永清李立卿

別後有懷如渴枝已扶病入汴抗顏復臨諸生有
覲面目所至當爲國求才噫使科舉而得人也雖
奔走空皮骨固樂爲之今徒勞何補北上聞

聖德清明深爲世道慶但小民未沾膏澤有觸於
目則怵然我心吾兄身侍五雲俯念百億萬蒼生
命墮顛岨受辛苦其懇惻又當何如也黃河清今
上生今黃河復清前星其將耀乎願贊君相布寬
洪惻怛之政以迓天休自京口入汴感慨良多錄
具別紙請教過歸德乃宋故墟因上褒崇先聖之
奏篇終效野人獻芹未知可否幸改教天氣正溫
願若時調燮保合太和不具

與霍渭先

別後有懷如渴嘗一奉書不識已達左右否明良
相逢千載竒遇願從容鎮定順機開悟 聖心
天下事立一大規模却次第從頭整頓慎勿因一
事觸激如治亂絲而棼之也

與郭尹

張柱史南還寓書奉問想已達下執事矣吾蘇民

力久竭內實彫弊而外被富庶之虛名若吾崑則
又加以綱紀久廢小民尤爲嗷嗷以易象之蠱之
時也過此不可爲矣明公之來殆天愍斯人之窮
特遣福星以迓續厥命也公初下車謗言日至多
不根之言校論於衆曰吾嘗識其入也是固能茹
剛吐柔不激不隨者也囂囂之言殆噬腊肉而遇
毒乎且雨露雪霜造化亦並行而不悖苟當矣雖
震之以雷霆亦不爲過但不可常耳旣而家中附
書至極言神明之政數十年所未有衆始信愚言
之不誣也雖然愚意更願明公若持衡秉權因物
輕重一付之無心校狂直且恃昔者故舊之情率
爾言此不知高明以爲何如天氣正溫靜處春生
動處春一家春散萬家春敢以爲祝

與唐虞佐

維時春意融融克盍宇宙萬物茁然以萌此天地
之盛德氣象也然其根乃從隆冬沍寒之時閉藏
極於嚴密夫然後薰蒸醞釀盛大流行是故聖門
之學莫大於求仁而求仁之功必先於主靜吾兄
以易名家其於乾坤端倪閱之熟矣校敢以所見
質之高明噫天下之事惟簡可以治繁未有以繁

治繁者也惟靜可以制動未有以動制動者也不
識高明以為何如

二

來諭獎借太甚惶恐無所容昔者隨時之疑殆出
淺之為丈夫者然必舉似吾兄蓋生今之時若與
世俗絜長短易墜墮了人若以古人與自家較量
便覺得不可及處甚多方有發憤進步處也承示
楓山行狀愚意頗未滿其諸未免於辭勝乎

與張常甫

承諭明刑弼教此非俗吏之所能也昔居刑曹幾
陸沉於案牘乃今復為廷尉平仰視臯陶如在天
上蓋臯陶之學以天為主其心純乎天德凡事俱
是代天有為今也胸中私意填塞如秤失星乃欲
強持天下之平豈能酌其輕重也愧甚愧甚年兄
不棄時賜教言以警昏惰至懇至懇

與錢元抑

昔居星溪之上久坐室中時出而適野曠然得大
觀焉天文四垂為宇渾渾乎六合一家也日星升
沈雲霞卷舒乾端坤倪軒豁呈露時至則草木欣
欣向榮氣反則歸根復命可以睹造化之全功焉

一自入朝庭戶之間所見咫尺神爽每爲之不怡
然猶袍繫於此者吾皇天挺英哲校食芹而
美冀欲一獻之也老兄丰神瀟灑望之如畫圖中
人翛然有出塵之趣久與之處則此心惓惓惟欲
人爲君子惟恐人不爲君子大有助於名教也詩
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
玉爾音而有遐心每令人一唱三嘆令嗣令姪進
學何如天氣漸向熱惟冀若時保燮天元不具

與方思道

神交半生乃今始得一見又交一臂而失之悵惋
悵惋公固天下奇才也自古脫略細故人闊綽能
幹大事雖然願公爲在匣太阿毋爲出匣太阿古
語云自勝之謂強收視之謂明返聽之謂聰公於
日用間其蘊蓄也恒多其發泄也恒少所進詎可
量哉諺有之曰狂夫之言明者擇焉敬以葑菲爲
獻

與徐用中

承諭朱陸之學此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之
盛心也正欲面質所疑無何而執事行矣請卒言
之天地氣化渾厚則開文明澆薄則開巧僞故學

須完養本源漸次開天聰明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此正氣化渾厚未開時也文公廣大剛健篤實明睿此固作聖之資且精力超絕今古使其自少便從根原上培養開廓起來如顏學孔可以優入聖域今未免爲多才多藝所使用志或分幾於鑿開混沌潛龍以不見成德愚深惜文公見之太早也象山振古豪傑其學超然默契根原而氣質太麤譬如渾金未經鍛鍊查滓尚多也愚生也晚其於二先生曾不能爲役非敢妄議短長特欲求正於高明耳

答程本虛

聞汝已開闢千里生靈命脉繫於汝身有罹鋒刃者仁人所宜慘怛也昔所論學非是支離乃傷於急迫非可久之道耳見元城必能正之李守備松死於王事守巡逃責反歸罪焉忠魂誰與昭雪聞其逐妾有子而悍妻蔽之官與小叔襲此一脉寧忍使之絕乎今汝建牙嶺西自是天意莫若先收養其子徐勘其事白諸撫巡奏請於朝以錄其忠以繼其後茲乃激勸一大事也本虛其盡心焉

與胡永清

聖恩寬大吾兄得以從容燕養保全其天年疾其
有瘳乎雖然有心病有身病吾兄之身病亦心病
有以重之吾兄恁地聰明其於死生已能了悟而
於疾病常過憂始也因鬱致病今復因鬱增病何
明於大而暗於小乎曷若坦懷任之死則死耳縱
種種危急終不以汨吾胸中之和心泰則神怡神
怡則身康不求卻疾而自卻矣何如何如校方尋
遂初賦非久當會吾兄三江五湖間也

與顧惟賢

古人明我明德於天下者自國始國自家始家自

我身始要修我身又自正心始蓋天下國家之本
在身而心乃我身主宰此已是說到盡頭處乃學
之統宗會元也下面三轉甚緊正是提掇箇起頭
處教人先儒不免說得散了如何是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蓋萬事都歸一於心而心却發出兩路
善惡岐焉誠意是管歸一路也如何是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蓋善惡各有來路善是從心體明處
發來惡便是從暗處發來吾若覺得是惡又是明
處但通體暗只有這些子明須著開大致知是要
推明破暗開而大之也如何又說致知在格物蓋

心體本明暗處是有物蔽我良知也故心與物交若心做得主以我度物則暗者可通若舍己逐物物反做主明者可塞故功夫起頭只在先立乎其大者孟子所謂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書所謂若虞機張徃省括于度則釋皆此意也愚見如此未知果能弗畔矣夫願吾兄反覆思之還以一言定其可否至懇至懇

答桂子實

惟公素自任以天下之重遭逢

聖明託以心

膺知靡不爲其於死生且不遑恤矧世間一切利害得喪曾何足芥蒂於胸中乎寵辱不驚殆未足爲執事道也必也蹇之反身修德泰之包荒夬之壯於頄咸可以備弦韋之助也言乃心聲出言或踈得無存心之未密乎志惟氣帥氣盛過猛得無持志之未定乎更嘗既深觀省加熟此言殆爲弗試之藥矣令嗣執弟子禮甚恭校不敢安亦不敢讓乃知家法所漸久矣今日從耕 帝籍倦不能興俾回力疾布此言不能悉

與陳宗獻

一別忽已改歲其於瞻仰曷勝惓惓嗟乎世道相交大抵以貌而省齋甚真法家相承率主於刻而省齋獨恕宜天之昌其後也省齋行無何而三法司紛多故矣衆咸服省齋之知幾且處之無跡也校多病求還釣磯天之棄才不可強也幸託林泉交物少故於情性得功多省齋邇來佩韋其益奚若此養德養身第一義也維時春氣氤氳生意克盎宇宙藹然吾人之仁也若忿怒躁急時便覺無此氣象省齋驗之何如

答李立卿

承教多矣詩調文體視昔皆有進豈筆墨蹊徑亦時爲之邪慨自天地既闢不知翻覆幾多纔有今人許多文藝直是無端吾人只當返樸還淳以回造化痛定錄讀之惻然當時治兵目擊元元塗炭朝夕苦心事定後追思便覺瘡痍滿眼故略陳撫定方略而於出奇制勝處皆不忍言也嗚呼仁哉奏篇善因事以爲功真救時之長策但其間亦有見得太敏不及深思處略救得些便放過了淺見若斯不識高明以爲奚若

答胡永清

吾兄袖却活國手段也須康濟自身若被病纏縛
不求擺脫非豪傑矣人年老則氣衰其性宜緩而
反踈急於壯年者脾土受制肝木自甚也凡見此
證不可不過爲之防怡神養性便是無上藥方也
何如何如

答夏惇夫

吾兄聞謫自修此盛德事也校多病自救不暇安
能發藥於兄乎雖然請試言之吾兄天資甚美純
正有餘而剛大若有不足從容涵養固成就其所
長而勇猛奮發所以補助其短者尚覺有所未至
也以故人情物理研究或未精斷置或未當况今
精神又非少壯時比照管自是不能到矣往事今
不必論只問新功何如願常提撕莫放頽惰時以
古聖賢鞭策自家愚見若此未知是否吾兄擇焉
可也

答黎世謙

別後聞汝備嘗險阻人不能堪固天所以玉汝也
南方松柏不歷冰霜幾與凡卉無異大丈夫歲寒
之節正須受得摧挫挺拔出群纔有根器可致遠
大

答周道通

三復書陳誼甚高惓惓誨我以道且欲曉諸人人甚盛心也顧淺陋何以克堪拜命之辱雖然執事既以古道敦我豈敢唯唯以負執事嗟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潛龍近之汲汲欲立言皆聲臭也欲成名者也慨自孔孟既沒惟明道深得其傳正以完養不輕發耳今所纂輯表揚不知呈似明道還首肯否道本天下公理人惟各有私心不免因同異以爲取舍何由廓然太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淺陋之言高明其擇之

答聶郡守文蔚

日論此心出入關竅與收攝功夫至易至簡而守之爲難到這裏一字也著不得須屏絕一切見解掃除許多語言只就放去處收回得這欄柄入手精彩當自迥別也虎行如病鷹立如矚皆畜其力而全剛生焉纔輕易發洩便覺浮泛無力矣諺云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又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高明其毋以人廢言

答鄒謙之

日瞻儀刑消釋鄙吝受益孔多雖然竊有疑也古

人不云乎克己最難兄之言學若易易者纔一開口便有一副當見成話頭恐攔阻了進修實功却治不得真病校敢謂之葛藤願兄希顏之愚爲曾之魯截斷言語文字之累於操存舍亡處著實用力到審訥不能出口時纔是大進也塞兌固靈根此機括何如

答沈景明

遠承寓書獎借太過愧甚不敢當愧甚不敢當竊念校平生無他長惟好善而已昔官畱都體羸多病常杜門自修或告曰某善士也則忘病亟往見之至則所見不如所聞若此者屢矣而終不悔以故前後得益友數人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今故舊半凋落而校亦且衰矣追思往年恍若隔世聰明不及於曩時道德日負於初心每用憤歎恭惟執事邁往之資年富力強仕優而學謂宜博求四方善士與相漸摩他日德業進修不可量也欣願欣願維時天氣溽暑大火熾然若蒸靜爲躁君惟寧定可以遠熱善自保愛不具

答施聘之

慨自天涯一別十載於茲緬懷故人宛其如昨雲

翰飛墮若挹丰神何日坐我水晶宮沃聞高論也
吾兄天才逸發利器百未一施遭讒中廢凡在交
游皆不覺爲兄五嶽起方寸隱然詎能平吾兄曠
達襟懷吞吐雲夢者八九曾不芥蒂壯哉壯哉吾
身安從生出於天地天地會有壞時矧於吾身譬
一浮漚起滅於海乃絆却虛名生許多畔援歆羨
達人大觀可發一笑也天氣溽暑火老候濁願加
調攝保固天元不具

答呂仲木

三復寓書溫恭退讓儼如登君子之堂而式瞻儀
刑有溢於言語之外者矣噫聖雖學作兮所貴者
資當今之世先生其人也雖然嘗覽易解諸書及
應酬之作似非作聖之功唯善人能受盡言故有
懷不敢隱嗟乎大道散爲天下裂也久矣辭章訓
詁皆易以溺心必也一洗而空之顛意孔顏返樸
還淳以回造化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
羨誕先登於岝敬爲高明誦之

與王直夫

陳元誠過余山中坐林泉間商量舊學其人超然
絕塵如鳳鸞翔於千仞語校曰學者立志須能如

伯夷餓死西山乃可入道又曰學者自期待當以
聖賢剋責當以禽獸乃能攔截得入欲緊嚴又曰
學者須判別臭腐神奇超乎萬物之表與天者游
則清明在躬汨於私骸墮落利欲坑塹則滿體皆
血肉腥臊矣又曰人能勘破生死置之度外則名
利不須設關矣又曰後世口說身不行却是把講
字代學字聖門何嘗有此又曰天地萬物皆我之
師胡爲專泥古人糟粕校深有味其言敬以告執
事高明以爲何如

與穆伯潛

初聞調命爲兄悵然胡善類之多蹇邪旣乃釋然
曰茲天所以大造吾兄也兄篤實沈潛神明內蘊
造聖之資也而縻於文字之官不無滯於詞章訓
詁是故瑩矣而未光今得超然一脫斯累蕩滌而
炤徹之日新之盛德固有匪夷所思者矣欽仰欽
仰維時火老候濁金氣肅殺一番玉宇澄清陽氣
潛藏於黃宮實基於此愚故曰聖門之學惟在乎
求仁求仁之功莫大乎主靜若非摧陷廓清亦未
有能靜者也淺陋之見願高明是正之

與丘以義提學

輶車所過多士欣欣信從感動之機亦既有隱於
中矣鼓之舞之丕變厥舊固有引領而望之者矣
願高明加之意焉日承枉駕獲瞻儀刑信孚謙恭
固有不言而化者矣承諭嘗從事於作敬功夫此
聖學第一義也但愚意竊謂心是吾身主宰敬只
是吾心自做主宰處若有所添却是別尋一心來
治此心其勢必至拘迫血氣不得舒暢天理其能
流行乎書曰雖畏勿畏雖休勿休禮曰虛中以治
之其言最爲要妙可以久可大之功也躬所未逮姑
誦所聞高明取節焉可也暑中奔走校文形神勞
止今既竣事端居無爲天清地寧復還吾舊其樂
只且天王補心丹方藥奉助含養元神鑒納是荷
趙子常春秋集傳十五卷間已求得之不勝欣慕
願錄全帙見惠蓋自昔說春秋者多鑿惟子常論
著有所據依若更向上求之則聖人經世之志可
得也

與聶郡守文蔚

舊歲免裁因會計不早定故實惠不及小民今歲
有 詔漕運折色若干甚大惠也聞會計在邇願
早定畫一之規揭示各邑鄉村使愚夫皆可與知

千里之內誰不歌舞盛德可泉每定裁數輒先期
出票曉示小民胥吏雖有神姦不及措手公明察
如神亦豈無遺照但願每事執要而毋好詳則吳
民蒙福多矣

二

承惠南軒節要讀之警發良多但刪取大意終未
能知尚覺有冗泛語安得暇日相與商量數條庶
幾究極歸一處也今先舉第一條求教太極二字
聖人贊易始言之論語中未嘗舉以教人今費許
多說辭旣云太極所以形性情之妙又云明動靜
之蘊似皆推測而未得要之皆葛藤也竊意南軒
天資高爽英邁超越常倫而下手功夫一時求未
端的故文公表其墓稱先生之學始皆極於高遠
而卒反就平實今掇其未定之學示人正恐疑誤
後學也淺見若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與聞靜中

大河橫流厥有砥柱大火爍金清風泠然宇宙間
少此樣人不得吾兄確乎自守人莫可得而親疎
卓哉願兄益求所未至相望數千里何以贈之剛
大二言敢以獻於執事

答呂仲木

昔者不度進其狂言吾兄應之如響斯答有若無實若虛今於吾兄見之矣雖然愚意終願吾兄從今伊始盡斷訓詁辭章而超然深造聖域也維時春氣微溫生意盎然萌動克鬱且以太和滿盈於宇宙間藹然吾人之仁也然其原乃自冬氣閉藏嚴密中來夏首連山商首歸藏此聖學第一義也靜處春生動處春一家春散萬家春敢以為祝

答歐陽崇一

兩承教言恍如親聆故人謦欬深感惓惓厚情或告我曰崇一移疾南還矣以故久不答書今乃知傳者誤也克己最難近年講學者固多英才然言之太覺易易似與聖門訥言敏行相反執事今為師匠尤宜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也校臥病衡門日惟震无咎而憂悔吝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高明幸有以振我

答薛儵

承諭療痔幾殆此固輕信庸醫得毋乃欲速之心使之乎噫天下事皆若是矣三折肱成良醫因是警惕進德何可量也令兄遭變固有定力然此舉

終未免輕從此惕厲乃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若
頗德色則阻進修矣何如何如令兄樂聞善言想
不以爲忤也傳聞改官水部終日勤勞象山輪管
庫三年其學大進曰這方是執事敬亦嘗以此自
驗否仕官易奪人志切宜牢立脚跟骨少肉多終
易頽塌也何如何如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三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四

蘇州府知府太原王道行校刻崑山縣知縣清河張焯同梓門人歸有光編次

書

與顧禹錫

榮行偵候失期弗及攀送中心缺然蒞政已久民
情事體應副得何如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
不中不遠矣校昔少年入官懵於民情事體此心
惻怛惟恐有冤人也不憚屈已求教於前輩長者
識與年長漸覺展拓得開雖然每至疑獄未嘗不
寢食俱廢而爲之反覆思惟也校愚鈍所經歷如

此高明之資固不在此例然或者亦可少裨萬分也嶺南之事盜賊爲重願密與程叅戎謀之使胸中常有一定經畫而又隨時善爲之區處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古今以此僨事者多矣程金玉君子其言決可信也

與程本虛

聞汝赤心爲國只欲救安蒼生甚善甚善於赫上帝實鑒此心吾知其必助信矣但恐立本不固世俗功名富貴之念乘間發生起來其初只是些兒不曾斬截其後便突兀漸大恰如漫天雲霧一般

矣宜常自猛省不知不覺容易喪了初心也

與薛僑

聞汝南征跋余望之久矣及過余而余乃在海上海歸而悵然收鈔細務何足以溷汝然潔廉惠愛使行旅欣欣然咸願出於其塗則其益亦非小也不寧惟是縉紳過者日得相親其善者可爲吾法其不善者可爲吾鑒且得廣詢博訪开拓胸襟人有未同勿強聒與之講學我之虛驕與謙抑與只接物間亦自可驗也昔曾寓一書至京師不識已達左右否惟中愷悌君子而爲姦民所誣願爲世道

計力扶公論幸甚幸甚便中草此尚容後布

與李子庸

緬惟吾兄孝心純篤夙喪慈母哀恫終身弗弔昊天胡今奪先公之遽曾不憖遺以慰孝子之思未審自罹荼毒氣體何似校卧病空谷中山川阻修既弗獲趨弔比於執紼之役又弗克以時奉慰下忱曷勝惓惓素帛一匹奉致几筵少克賻儀鑒納是荷嗟乎吾兄純孝今而後無可以報二親矣惟專勤精進自致其身於聖賢則可以顯親爲聖賢之親啓聖太中所以流光百世也傳曰大孝尊親

吾兄之力足以企此故爲執事誦之昔者承諭今之講聖學者其說似若易簡與世俗之支離者不同夷考其行顧反不逮噫非吾兄之力學不能爲此言也昔者舜戒禹以人心惟危孔子告顏子以克己顏亦自病仰鑽瞻忽之難而今之講學者其說太易易然只因不曾真切用功日用間雖有窒礙處不自知也夫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又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只此二說真僞判矣淺陋之見高明以爲何如

與霍渭先

別久瞻仰高風曷勝引領聞寓書懋貞自言死期且至屬以墓銘想天祐吉人病今有瘳矣嗟乎自古豈有不死之人哉而衆庶每生故常怛化吾兄達生如此足以占灑落胸襟矣死生大事旣已勘破此關則人間世寵辱利鈍又何足以芥蒂哉雖然校猶有疑也吾兄旣齊死生其於身後名何有而奚以墓銘爲哉乾之姤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此其超然爲何如也吾兄之力足以企此故爲執事誦之

別紙

崆峒集奉覽其文學史記學選最後學子惜其未嘗反而求之六經也蓋晚而與校論學自悔見道不明且曰昔吾汨於辭章今而厭矣靜中時恍有見意味迥其不同則從而錄之校曰錄後意味何如獻吉默然良久驚而問曰吾實不自知纔劄記後意味漸散不能如初何也校因與之極言天根之學須培養深沈切忌漏洩因問平生大病安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驕氣此害道之甚者也獻吉曰天使吾早見二十年詎若是哉

與李救

令先公安厝不知卜以何日是新阡穴是附舊塋
山川阻修吾病不獲執紼言之痛心汝少不更事
凡事只遵照令先公舊規咨稟於令堂及謀於族
中諸尊長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寧過於謹畏毋得
輕忽也待人接物常宜謙恭此須出於誠篤若裏
面驕肆視人莫已若而外面作如此聲音笑貌却
是詐矣傲固凶德詐尤賊德之大者近世講學好
說大話欺人固爲可惡然俗學卑陋沈溺科舉中
只要做好官不思量做好人尤可厭鄙也令郎長
養想能行久矣慎勿姑息太過愛之適以害之胡
純家貧族中尊長又多聒擾儘能撐持靜菴有子
矣余杰驕惰慣了聞甚不肖未免爲訥齋身後憂
柰何柰何

答王直夫

承諭持敬主靜恐流於禪隨事磨礪又恐無本今
且從事四勿愚謂此三言者若實用功則固合一
也人之一心貫串千事百事若不立箇主宰則終
日營營凡事都無統攝不知從何處用功又有兀
坐以收放心事至不管是自隔絕道理如何貫串
得來如愚見日用間不問有事無事常存此心有

箇主宰在此事來就此事上用功直截依著道理行莫要被私慾遮障纏繞如此纔能貫串得過夫子贊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又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答季明德

承示學問主宰全在忠信而其樞機自不妄語始若匪鞭辟功深何以能如是欽仰欽仰但觀論學二書言之又太易易似與聖賢訥言敏行相反恐非所謂立誠也大抵吾兄天資過人不患見不能及只患守不能堅不患不能發揮只患不能檢束詩云采芣采菲毋以下體惟高明擇之

答歐陽崇一

純甫聞至南雍甚爲吾道喜但未知彼此能虛心相從否邇來講學者衆吾道其復興乎但徃徃好爲空言與晉清談何異昔者禹陳克艱舜不敢當而歸之堯臯陳知入安民禹歎雖堯猶難只此可見唐虞氣象若在後世便只管說去更不顧行矣迴狂瀾於旣倒障百川而東之繫吾兄是望

與王純甫

嗟夫世道之衰極矣人才至於今每下則以科舉

壞之也而邇來講學者衆天其將興斯文乎而又
徃徃好爲大言太樸愈散徒長驕肆不知天意終
當何如而兄適爲大司成此誠一大機會也願兄
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夫子循循善誘人所願惓惓
汲引使人才丕變一番慎毋高亢自居則物情不
通多士無緣興起以吾兄之才之行而不篤意於
斯文校將何望焉崇一賢察也而講學似訥行敏
言者願兄積誠以動之則所助必多矣

答利賓

仕宦而能廟食百世者惟守令爲然耳以實惠易
及民也汝莫嫌自才短亦莫怨他民頑只要積一
箇誠若真能愛民如子民亦真愛我如父母矣切
忌不可用術民至愚而神爭以詐術應我一不成
而萬有餘喪矣才高之人徃徃坐此而敗况才短
者乎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汝但憂誠之未至
不憂民之未孚也嗟乎今世吏道多汚此與盜賊
何別豈盡亡羞惡之心哉良由義利大界限不明
便因循墮落至此汝素能立身決爲清白吏無疑
然亦不可不常勵志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侵卓
立故也誰道百鍊鋼化作繞指柔頽塌故也承聞

紀兒邇來多病今小瘳矣只爲才高易肆也詩云
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旨哉言
乎

答徐伯仁

慨自聖學不明吾民久不蒙至治之澤矣汝小試
一邑毋曰民寡是即孔門之爲邦也若誠心惻怛
子惠我民民欣戴之真如父母只此便是三代矣
所示鄉約諭民條章俱惇本善俗憂深思遠之事
但須先有一段誠意感孚於民然後因機導之庶
幾不爲文具言不必文亦不必繁只須直說使婦
人孺子皆可通曉保障一節上下恐難行此實有
聯絡氣勢而隱然無迹乃善耳海鹽吳布政昂循
良吏也地近凡事可以咨詢天氣漸熱願靖共自
愛

答林相

故人貽我書恍如對面語甚慰甚慰今學者立脚
跟不定只爲義利大界限不能直截分明汝能固
窮凜凜松栢之操足以風勵諸生更須直以師道
爲己任先求諸我身合於聖賢者益勉之背於聖
賢者亟懲創之鞭辟近裏著已朝夕以古之學誨

諸生振起俗學之卑陋使各以聖賢自期待讀聖賢之書句句就自己身上體認踐行氣質有長處則與成就其美短處則與匡救其偏信吾者交相切磋疑信且半者更相誘掖弗信者姑俟之其尤弗率教者勿遽怒之姑惟教之不悛而後警之必自引咎自警省待之如初庶其改之徺信而陰自恣者宜炤察之勿爲所欺察而知之容蓄勿露又有一種好高自大以聖賢自命而實虛志驕氣使之者此不必輕與辯論須就其日用行事處細與點檢彼若自覺過差肯實用功夫却儘可望也義利辨別貴嚴又須渾厚不露圭角乃善虛以受人謙以自牧此不是強爲須真箇歆然不敢自是不敢自足乃能日新耳

與王純甫

聞將移疾歸寓書問候無何而留別書至矣天假丘壑匪欲以安佚遺兄固將望之以完養厥德大庇斯民耳願勿虛送日月昔歲校夢孫真人問余養生之道答以飯後當爲言之旣而悔過請教真人贈余茯苓盈斛其中有如貫珠者余頓還赤子乍有知識以前真境吾兄在旁真人呼將與語未

及而覺校於養生茫然弗知何故乃有斯夢兄昔
抱奇疾究心於此願有以教我

與劉汝楠

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匪天不降才良由人多不能
自成其才耳故人佐郡無以相告惟曰天下之寶
當爲天下惜之校昔少年筮仕刑曹人情物理懵
然不通惟惻怛憂民之寃每訊一重獄必夢先祖
告誡以故日惕一日不敢任血氣輕易箠撻人有
愬不平者雖甚喧聒必盡其辭時多病或厭則自
責曰問事競挽鬚誰能即瞋喝盍不推是心此皆

拙者所經歷故爲高明誦之

與聞人提學

同崑邑諸士夫

頃承使節辱於敝邑考校士類惟公惟明而復崇
獎實才表章遺烈甚盛德也疇不祇服但彭烈婦
入祠一節尚以傳文未詳致厯明慮而未允某等
義不容默輒敢誦其所聞昔烈婦之喪其夫也其
時家業陵夷無以糊口而舅姑並沒瑩瑩靡依雖
存夫兄六人雅不讀書識禮况有贅姑意若冰炭
而居烈婦度物審時灼見其有不可以久存之勢而
秉心塞淵又篤守夫親沒不復歸寧之節且知其

兄介菴鄭公之賢真可以託其孤是故以義自我
先託其孤於舅氏然後從容就死死出於正夫豈
昵愛夫婦而忍情於母子間哉嘗聞其遣婢抱子
以適舅氏時飲乳其子出而復召召更乳之撫摩
良久如是者三戀戀然而不舍訣則其託孤處死
實出於萬萬不得已之情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
也使當其時家雖貧而舅姑未亡矣而其家守
禮或烈婦之兄弗存存而未必賢孤不可託如是
而死猶爲可訾今既自全其烈而又善遺其孤孤
卒賴舅氏以有立及今子孫爲良醫於藩府則烈
婦之竒節遠識殆無間然矣比之見祠三貞豈相
上下彼旣已尸而祝之烈婦乃不得俎豆於其間
其於缺典爲何如也某等不佞謹稽諸舊乘叅以
故老之言直陳如是伏惟執事詳而察之俯賜俞
允若夫鄭節婦之孀居七十三年白甌自保始終
一節可與秋霜烈日爭嚴者執事固已諒之矣不
敢贅辭亦惟早賜施行使一節一烈隆然並祠匹
夫匹婦有所觀感其有功於名教豈小小哉某等
辱在下風不任惓惓瞻望之至

與聞靜中

戴司寇亦近時名卿也御屬嚴然乏知人之鑒諸
曹濁甚而多高才上之人倚信焉負其勢劫持同
寮使從已胡希曾以一廉處群汚中上下交徧摧
之屹不易節旣而胡永清李立卿至部中若增而
重才高足以壓制小人也及得余子積張時峻善
類益多而朋黨分矣校入官時小人道消久遂不
復有黨今吾兄爲司寇子部多賢昔是昔非又何
足論但希曾一時矯廉之功不可忘也故爲吾兄
誦之校觀近世士大夫爭以文學議論相高而莫
肯事事何異於晉人之清談哉矧所謂學當務有
本有用若詩文已耳則適足以長傲竟何益哉吾
兄有志於世道人才願於此加意

答黃汝玉

聞汝出宰江陰且喜相去伊邇政聲可日聞也吾
嘗謂今世仕宦堪以廟食百世者惟守令則然令
尤親民矣然曠百世僅僅一二見者何哉卑者汨
利高者驚名而實惠及民者寡耳汝爲人父母其
毋謂民頑毋歎才短民之頑與勿庸忿之姑惟勸
之才之短也勤以補拙問以求助毘陵有毛司諫
者吾友也唐音者吾徒也皆可問也推類而廣之

邑中薦紳鄉閭父老皆可問也屈已以求之虛心以察之皆有益於我也守已潔廉愛民懇惻推此道也蠻貊可行也矧文獻之邦邪

答沈一之

校昔妄謂學須反求諸已然非篤信聖人或能自誤以故一遵聖賢之言就自己身上體貼去做見到的然處方敢自信雖然猶恐易差也茲承來諭厭時學之自高可謂確論吾兄篤信矣更願於反求處加之功何如何如承問祔祭事校詎能裁決哉但既下問不敢不盡其愚竊聞禮時爲大順次之勳固宗子今既未立後而吾兄以尊行權攝遽使之當尊則非其時亦且爲不順但當隨其叔父祔食俟立後再議耳

答林相

小兒蒼顏而頎才高而竒遽爾短折此吾不德獲譴於天又不善教所致也怨艾莫追矣所幸小孫風骨頗異校雖不德祖宗積善也以其發於茲乎來諭比擬大非其倫固以寬吾不知陷吾於惡惶恐無地所示條約鄉約甚善甚善但條約所論功夫須體會爲一纔是立本纔是易簡否則只是湊

合也反求諸心還能虛否若有意氣在便易外馳
江右禮俗吾甚愛之慕之鄉約須與俗約並行更
與鄉士大夫講究宗法譜法欲大合族必立宗子
族長族遵族正相輔而行鄉約亦須立遵蓋禮俗
須是士大夫倡率則上行而下效也保伍法更宜
講究只就鄉約中默寓軍法不可明言義總之名
亦不必立在臨時命之耳性理節太草草明道先
生遺言最切於後學吾嘗與陸伯載歎說三代而
下命脉實在於此欲提掇出示人未遑也周禮沿革
傳乃吾未成之書尚覲有進序文傳出甚是不安
宜毀之吾友靜菴忠義奮發死生以之不合則亟
奉身而退屹有大臣之節承示周太卿可繼靜菴
不勝欣仰惜無緣一見也吾氣體尚如舊不必遠
念

與鄭室夫

別久不獲望見顏色寤寐有懷時見一二大篇侃
侃正論金玉爾相鐵石爾腸偉哉偉哉每歎天下
固多英才無端被銅狄引却一輩訓詁詞章又絆
了一輩故判然成古今雖然是皆爲風氣所驅者
也若夫豪傑之士自當超出風氣不作三代以下

人物愛莫助之聊致祝望之意

與應元忠

吾兄天挺英才也任真而行喜佛學之空曠一似缺却鍛鍊功夫今天降拂抑將有大造於吾兄也承諭古人進德多在莫年以衛武公蘧伯玉爲法卓越如此敬服敬服更願奮厥大勇如夫子之發憤忘食孟氏之所謂動心忍性增益所不能始得百尺竿頭進步耳從今何以驗動情哉但就日用間忿怒處或著實體察或是德性上發來或是血氣上發來此一大證見也佛學與聖學其差毫釐

而天壤易處願精察之若不參透此關終被達磨踏在脚底做不得振古人豪也校不幸喪子今復喪孫此天譴否德欲喪吾也昔者汰不盡之污穢今欲一切淨盡之而畏天以終身吾兄不棄願時有以振我廣右之事承諭乃知其精詳足見憂國憂民赤心但孫方伯昔嘗同寮似是同年吳德翼輩人今若此可駭也

答王純甫

參姪會試特令請教門下後以陸路寓書竟弗得達校甲午喪子以達破憂以敬易哀今春復喪孫

爾時百念俱忘恍若見性始悟釋老之幻聖賢若
可企及而連續爲難校之否德天實厭之或大警
之敢不一洒胸中污穢畏天以終身未知何日得
以樂天也海內同志莫如吾兄神交數千里外願
常有以振我嗣續之計方此圖之未知天肯宥吾
否敦夫久不得書維時溽暑願靖共自愛

與王郡守克敬

承問四事此吳中膏盲之病小民所由困窮也明
公欲從新整頓一番吳儂孰不歌舞盛德校雖不
敏聽於下風不勝欣幸矧承執事下問敢不罄其

一得之愚第恐匹夫匹婦不獲盡其情則事終未
善已命二三子博訪民情土俗所宜俟有成說乃
敢以告丈量一事今且就緒矣采集士民輿論先
以上聞其弊根最盤錯者各圩總數與各圩細數
不同總數常多細數常少然有一簡易法可破又
便於民蓋總數之多者乃書手作弊專爲做荒欲
多免糧也細數之少却是小民每年還糧實數今
但據細數查對各圩還糧原數不欠即已就將總
數差處改正不惟弊革且不擾民况侯在吾蘇功
德甚大廟食百世今蘇民無長少咸謂明公百年

難遇欲望公復爲况侯所爲特抄况侯奏減蘇州
重額田糧疏稿奉上此外惟願明公提紀綱惜精
神督各縣可也代各縣不可也小事海涵大事斧
斷靜若泰山動若轟雷昔者嘗面告矣更願加意
幸甚

弔費主事懋賢

日令先公趨朝校卧病弗克出迂心殊不安則又
自解曰公康強固無恙有如解組南還遠候江滸
未爲晚也詎意薨逝太速辛巳一別遂爲永訣邪
每數歸期遣人偵候一日張允清報云鵝湖公喪

且至矣亟扶病出吳門問諸郵傳杳無消息允清
又云傳者妄耳返棹未數日復遣人偵候則云靈
柩已過矣山川阻修多病弗克一往弔哭盡傷我
心每念筮仕初卽蒙令先公以范文正期待今日
月逾邁道德日負於初心俯仰慚愧自度無可以
報令先公矣惟願少湖文星抗志高明超然如在
天表不以一毫塵滓累心赤誠以報國樸素以承
家使天下咸稱願曰卓哉此子乃鵝湖公之善教
也校忝通家與有光矣幣一匹奉充賻儀聊以將
遠忱鑒納是荷

與錢治徵

承顧愧無以爲忠告惟是守已愛民不替初心再三致此意更願令尊諄諄分付隨去僕從此行不是樂地乃是險地慎守則遷喬木踈失則入幽谷昔人有言萬分廉介不過小善半點貪污便成大惡士大夫不但當以此檢律自己亦當以此防範家人也

答唐應德

別後恒切嚮往聞杜門讀書聖賢之書旣以妨於心學弗讀然則所讀者乃諸子百家之書或後世類書文集不知以此求放心邪聊遮眼邪若遮眼謂之玩物喪志否邪此爲格物致知邪多聞多見邪譬諸取友將求勝已者邪同已者邪長吾游心汨吾矧心不可不精察也聞嘗以讀書爲業次此恐未合於聖門近世詭聖之言多出於好人而一向差却便至於此願與勘破庶可相切磋若不知不覺被畱下些種子他日能爲害也

答馮用先

校也生今而好古志大而才踈固天所棄也日故人過我偶因事論事是何足以言經綸人從心上

起經綸必也養得此心篤厚懇切可以對越神明
庶幾感格上下所至響應才識意氣小小能解耳
大學云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
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今人多學養子不知只患未
誠心果真切自能求民所疾苦也世豈有赤子號
而慈母嬉嬉者乎天以清明利於收穫樂民之樂
更願憂民之憂不備

答方時舉

侔來知尊體常欠和失於問候枝淺之爲丈夫矣
乃蒙長者下問欲消鄙吝之萌愧甚愧甚敢述其
所聞人間世最難透者是死生一關透得此關一
切順逆得喪又何足道必須提起此心方纔炤勘
得破若逐事物袞何由超然也宋太祖詩云未離
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淺見若此不識高
明以爲何如

答王純甫

鄭壻書回述吾兄聞校喪子喪孫意沮色慘茲承
數千里致慰且有楓山之祝深感厚情校昔少年
筮仕時有王舉人診校脉曰他日類楓山寧非素
定邪今不敢望其壽但願天早賜一綫是天赦吾

也承教簡略數言而有無窮之意雖然竊有疑焉
喜怒哀樂未發性本空也發而皆中節其應亦未
嘗不空聖人體用一原也世人不無潛伏故有前
塵妄動故有緣影是故不可無戒懼慎獨之功釋
氏厭人欲之幻并與天性不可解於心者而欲滅
之將乍見孺子入井怵惕真心與內交要譽惡其
聲之妄心同謂塵影則與聖賢之學霄壤矣吾兄
志大才大而作用處不免孤高得無少偏乎願更
加察也

答唐應德

遠承書問感荷無涯開門授徒無乃省事中又添
却一事誰始爲舉業作備知耗了人多少精神心
中添了多少葛藤蔓說縱斬絕之猶恐牽纏况可
引惹乎若欲因此轉移人才却是先以欲勾牽後
令入佛智也文公謂舉業是一厄詩文是一厄簿
書是一厄校謂只此三厄埋沒了天下多少人才
願應德卓乎萬物之表莫以此等櫻心若謂此是
業次是指尋花問柳與力穡同也愚見如此不識
高明以爲何如

與彭通判

聞名久矣日承過我望見顏色知爲古貌古心君子人也王事有程期中不能畱客中心闕如屢欲爲陽羨之游擬從容承教屬家中多故未遑此情恒惓惓也聞有子夏之悲老景遭此旅懷其何以堪緬惟石屋古樸之姿朝著中著不得仕途中著不得自當於山林中求之昔者爲七十二峰主人亦是暫主若干峰玉立萬壑鳴璆天將盡畀之延清風明月爲主賓昔人有言幸託林泉交物少故於情性得功多又云秋光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校與應德雅欲久畱相親吾儕之幸也吾鄉之幸也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每用此快快溽暑在邇願爲道自愛

與邵子存

嗚呼令先公高才服善樂從人言憂國憂民出於惻怛勤儉之德儀刑於家真一時正人也而今已矣嗚呼傷哉聞葬度已後期弗獲比於執紼之役中心缺然令先公正入汝爲冢嗣必也執禮遵義使死者有知乎生者不愧死者愈安乃可謂孝今不免俯徇俗態令先公難瞑目矣大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能堂堂立天地間若開口告

人貧要人憐我以小惠响沫我子存汝自猛省若
此得無爲賤丈夫乎義助一事汝今頗悔否一則
遞沒了 朝廷厚恩二則壞令先公清德三則汝
還要做人否官府切不可輕身出入以事干之子
存汝自猛省他日做官把 朝廷公法來做私情
心下還過得麼大巡聞是令先公門人忠厚之至
此聲一出求託汝者必多妬忌汝者必多况又是
大比之年汝宜絕足不進察院大巡必愈重汝兩
司必自敬汝若不能自持出則諂諂輕言入則瑣
瑣有所請託則汝決不成入令先公不享汝食矣
我致敬

答歐陽崇一

歲莫王汝中過我自咎只於宛轉世情和合議論
上用功不曾收斂停蓄校聞之悚然受教多矣今
承來教亦如之信行斯言則昔日講學異同皆不
必論矣日用間行事疑礙必多凡所切磋皆實事
求是矣世之變也君子自以爲有餘其治也自以
爲不足敬爲吾道賀校遭百罹天大儆之而亦牖
之幸於性情有得力處學問之道無他其用功在

復性其收功在定性然不知定性則亦不能復性矣

與王汝中

別久瞻仰如渴每欲懷以好音而無南歸之便茲值良便病中不能作書昔承教時每見自訟只於和合議論宛轉世情上用功不曾收斂停蓄至哉言也假令聖賢復生所以箴砭汝中者亦無以加此矣但願益以此言鞭辟近裏著已篤吾赤誠訥訥不能發口纔發口便覺慚愧萌生如此方是內自訟也何如何如

答歐陽崇道

嗟夫嗟夫東吳民力竭矣外被富庶之名內實罷敝區區彈丸黑子之地而當天下之半其何以堪物不極不返今茲天遣福星固將大活此一方之民也幸甚幸甚願以周文襄王端毅為法開拓心胸集衆人耳目為耳目乃能盡民間利弊一二罷行之邇來吏道貪殘猶與鼠同卧忽聞有所劾治打草驚蛇自此亦當嚴憚矣王守竭力為吳氓賦役二事豈便謂能解倒懸亦且得伸一口氣而困於多言微公主之又只作一場話說矣恐終為人

所阻愚見賦當寬民更莫增科壹以便民爲主匪
專革弊役當少優士大夫不惟杜其多言亦國家
待賢之禮也別久瞻仰如渴天假良會旌節旬宣
吳中校適以病不獲晉謁道生靈困苦狀與其仰
望之情俾來忽蒙惠書重之以腆貺感荷無涯承
念嗣續匪公之厚德直道安肯爲此言銘刻銘刻
校入子三人矣自度精力稍勝前而有所不足方
尋醫問藥爲補此一段造化未知天意如何

答聶丹徒

病中久不聞尊叔父起居恒切懷仰忽承執事書

如覲顏面校也進道不勇日月將不待人執事方
富年謂宜立志如天之崇而循序用功如地之實
上以古聖賢爲我師胡乃執禮過恭下問於校得
無借聽於聾乎聞命祇辱儻高明不以人廢言日
用間有得力處及疑礙打不過處相與商量不敢
不盡其愚也今日至難爲者莫如縣令然仕宦廟
食百世者亦惟守令爲然校每見從政者始未嘗
不憂勤渴欲聞善久而識達世故浸異於初以一
邑惟吾獨尊虛美者多不得聞其過也此乃恒人
之情高明決不爲此然不敢不以告也

與聶郡守文蔚

天厭否德喪子喪孫怨艾之餘始知病根俱緣不
勇虛底天理不能勝實底人欲天故大儆之今敢
不自淬勵畏天以終身自量精力未衰寡欲而博
施儻天赦吾尚可以得子也僻居窮鄉無由通起
居易勝懷仰令姪遣使至敬附此書所願大進此
道敏行訥言以靜御動屈以尺蠖未也蟄之以龍
蛇何如何如

答胡郡守孝思

多病久疏故人倂來忽承書問恍然若覩丰神承
諭行事必近於王欽仰欽仰嗟夫王道之不明也
久矣其故何邪王道之不行也久矣其故何邪此
無他闕却天德也若篤吾赤誠上下誰不響應如
不吾信請觀温公當時豈無才過於温公者乎至
於感動天人則邈乎不及遠矣温公嘗謂劉忠定
公云天人元無兩箇道理只因有這軀殼須著思
誠又云自不妄語始卓哉言乎聖人復起不能易
矣敬爲公誦之

與薛君采

校雖未及識執事而神交久矣王令下車蒙寄聲

惓惓校何以得此哉昔嘗獲見老子解集竊意執事默而好深沉之思天資本自近道第從前似嘗役心於辭章後乃落其華而就實習心或猶未忘聲利天下所趨知動執事不得但未知思慮尚確累心否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執事既有其資矣願益篤志聖學如易所謂知崇禮卑者不崇則不能超然不卑則不能去切已之實病詩云采芣采芣母以下體故敢效其區區古之善修黃帝老子者今莫知其若何用功矣凡涉訓詁者前後自不相入一章之中亦首尾衡決獨執事之書貫若一也雖然校生也固不固則不能叩執事之微言明道有云此言論道非所以論爲道也不知此書是欲發明道理是欲指示人功夫令循循有入處若欲教人下手願提掇一二言而毋費辭乃真迷者之指南也天氣漸寒願若時深根寧極不具

答顧禹錫

校老且衰矣乃承下問勤勤得毋借聽於聾乎聞命祇辱執事年富力強謂宜大肆力於聖賢之學所進詎可量乎昔人有言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豈直未尊而已邪溺志妨功其爲害道大矣承

諭欲斬絕之甚善甚善但恐心於重處發熟處難
忘鏘漏未易塞耳又云讀經史無所得此固謙謙
之辭然亦未知若何讀之博吾見聞邪反求諸心
邪此通塞之機聖學俗學之辨也管見如此不識
高明以爲何如

復王道思

昔承下問校嘗誦其所聞隨問以答躬所未逮慚
負實多不謂高明乃能聽受志向有加於前欣慕
欣慕所願立決定志用刻苦功勿認意氣爲志勿
以大言蓋之虛擡此心不在本位克己最難事事
不肯放過猶未免有錯也管見若此未知高明以
爲何如王純甫心學淵深人品超卓屈己以親之
當有益也

復胡郡守孝思

俾回嘗復書請教王亞叅過又承寓書詢及周禮
沿革傳成否惓惓好善之心公之盛德也此書尚
未成自量精神未衰欲完養以覲有進耳承寄秦
安志筆力雅健追古作者自非博學高才詎能若
是加之以端重及常有恂恂之意則當於古人中
求之矣見海漕策爲之駭然校雖不敢踰度然此

天下大勢亦可以理推後世水官失其職也久矣而考工記數語尚存有曰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又曰凡溝必因水勢凡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今倡議者不知曾察其地脉否曾度其水勢歟書云海濱廣斥世所傳千里長沙即其地也既是浮沙則漲沒不常開通未幾淤塞隨至勞費將無窮况河運必須所至有居民瀕海之地恐不能興旺也倂回急不盡所欲言若他有長策出人意表者便中願亟還教校所欲急聞也

慰羅達夫

杜門幽居如卧空谷故人如達夫非不寤寐有懷而無由一通起居慶門有大凶變欲奉慰者數矣竟以乏便而止負罪負罪達夫孝心天至其於哀痛固當倍百筵恒情雖然孝有遠者大者所願抑損至情順從先王之禮篤志好學成身成親達夫自致於聖賢則親為聖賢之親啓聖太中所以流光百世也達夫昔奔喪過姑蘇時杖聞之也後不及往弔人頗傳聞言論風旨如愚之固陋更願達夫於自聖作聖處精察之絹一匹奉充賻儀千里

微誠藉此以將鑒納是荷

與陳原習

昔見吾兄自言渴欲得人規過雖然如校之直亦無開口處他人彌難矣此恐有箇病原願反求之汎汎以求亦未必得願精求之求得後却取別紙開看何如何如

答王時行

一別十有六年遐想吾兄進德甚勇其於瞻仰曷勝惓惓今茲承寄三天悟易說高明所見固自卓爾不群雖然吾兄豪傑之才也根本不帖帖地鞭辟近裏著已固嘗用力其於致力或未遑伊川有云立言貴涵蓄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何時得一見相與剖天根月窟之秘以闡心易邪

答路賓陽

南都一別十有六年而始會於淮陽今又十有餘年矣故人之書屢至校鄉居如卧空谷非惟不得候望顏色亦無由可通起居恒切懷仰承諭著實之益只此一言不勝私喜乃知故人進德修業加於曩多矣每歎交游中別之十年或二十年比再見之聲譽日隆才識日進而完然赤子之心非復

曩之時矣如吾兄所稱古人腳踏實地做者何可得哉何可得哉但所指功名捷徑者則恐未然凡立功名者上雖有愧於道德必不決性命之情以饜富貴也今邊備大可寒心吾兄昔在上谷必能洞知其利弊不知若何處分乃可以銷 國家莫大之慮中州在今日視他鎮爲晏然一有事則截然爲砥柱 國家任用意當在此二處俱求一圖蓋欲知山川脈絡也惟時天氣漸溫盎然吾人仁底氣象擴而克之六合同春也願若時調燮以逌天休不具

答唐應德

總總中承賻并示之教言無任感荷久失致謝人心元神昭昭靈靈收斂停蓄因其真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自有無窮之妙校未之能也億而屢中校亦弗屑焉應德邇來作何功夫想日精進此學須見得收功處則發端不差應德高明一洒支離之陋豈非大快事却覺似好潔者又未免別生出弊端專內遺外日用間分本末作兩段事如此又仍是支離也愚見如此然與否與

與胡中丞孝思

稜嘗謂今日事最大而勢甚難處者宜莫如黃河
久欲請於執事以乏良便而止茲因便風敢布一
言黃河變遷亦多故矣要其跡多在今山東願選
於屬官中沈實而有文學者得數人指授以方畧
令循行遷徙處考古證今畫爲一圖令他日治河
者有所馮據以發其獨智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圖
成早得賜教至懇至懇

與王純甫

校每見講學者往往未老而衰無收結處因內自
猛省覺有多少牽絆在自治不痛切長惡容姦天
安得不與之大敗露毛髮聳然吾兄剛大之資迥
與校異但恐用功處亦未能大副天也吾輩今俱
是五十以上人若不致力更待何時願賜砥礪共
進此道

復沈一之

承教衰年宜有接助校豈敢不屑爲但不知耳執
事若肯見教幸甚幸甚近體大學頗窺聖學之樞
機至易至簡說者自生繁難陽明盖有激者也故
翻禪學公案推佛而附於儒被他說得太快易聳
動人今爲其學者大抵高擡此心不復在本位而

於義利大界限反多依違明眼人觀之亦自易破
靜夫若實用功今雖路錯畢竟肯回頭也只怕不
肯切實克己耳

答鄧魯

別後屢得故人書噫汝之惓惓於吾亦猶吾之惓
惓於汝也聖雖學作号所貴者資汝資固自近道
但未嘗死中求生勇猛用一番功來天理人欲不
容並立要須誓不與賊戴天乃可決勝耳

與呂仲木

小兒短折兩承惠書深感通家之誼近見詩樂譜

惓惓哉吾兄好古之心意未嘗不欲推今世爲唐
虞也猗與偉與但此生不知而作吾兄盛德善不
必其自己出也而樂取諸人亟爲之刊行爲之奏
請毋乃未深察與吾兄心體至虛至平試因校言
而少加察將惡之矣蓋其術本不能誤人而借重
於道德名賢反足以誤後學也樂之道圓而神其
妙全在散聲矣此天籟所以混融也散聲多者不
可損少者不可益天然而然或傳開元詩樂直以
一聲叶一字文公深疑之此殆神解謹奉采蘋譜
一篇試求知音者布之八音何如何如

答胡孝思

承諭隸楷興而篆廢壞愚謂廢則由之壞則當罪
斯篆古人天然之妙悉從廣大胸中流出傳久而
譌六王畢四海一李斯適當同文之任乃以小智
穿鑿妄改古文此與盪滅先王法度同一軌轍也
李陽冰作篆高古上配李斯真可雄視百代但其
妄作殆有甚焉只如謙卦一字而數體此何為好
竒逞恣故也尚可以語心畫也哉愚意欲考定六
經一復古文之舊但校既多病又無同志者彼此
商量以故事竟落落難合也昔所寄六書願一一
正其紕繆至懇至懇便中草此容俟後布

與何子時

故人遠在萬里詩云一日不見如三月子矧別已
數載我思當如之何昔之大儒自少卓然欲學聖
人卒其所成就尚不能自滿其意吾人學已後時
若不立決定志勇猛用功日復一日必大負於初
心矣元誠心學光潔勿欺志行卓爾不群汝與之
相切磋必大有益也

與王純甫別紙

子言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

好學也漢唐篤行者固不乏人列之於德行則不可恐所學未是孔顏之學也况稱管幼安為潛龍且謂去舜一間如此豈但優於冉閔乎恐未免通人之蔽也

論孟子處語意卓絕但不免有過處校嘗歎顏孟之學固自不同亦由不幸不及孔門使得親炙夫子則許多英氣不知不覺暗消常自以為不足矣純公最淳厚而其言露圭角處亦時有之校每見此惕然內省盖吾人去聖彌遠尤宜於虛志驕氣上磨礱默思聖人德容以求融釋脫落也有若言

行氣象似孔子恐其學未免求之於外曾子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此真知聖人心學者也以此觀文中子不是從本原上學只是從外面安排續經非吳楚僭王但氣象自陋耳

一貫忠恕之論深悟聖賢宗旨但以忠為正心事恕為修身事此猶未免小疵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周流無間吾人被入欲間隔必須發箇真實懇惻底心逐事事上打透故忠恕不是兩箇功夫通大學格物至平天下都包了大要只是一箇活底敬也

嬰兒哺乳一段妙甚

正心修身體用之說甚當而意未完誠意正心修身一節密似一節誠對僞言似容得惡在惡是萬善之鬼賊故曰毋自欺正對偏言是過不及有所說得重本體受他累也修只是檢點恐發用處不覺有偏之其所說得輕大偏已去防有小偏也到齊家治國平天下更不說節序都只從身上說起而關紐歸誠意

與林相

相望千里會晤無由有不合處千萬一一批示

自汝之別吾旦夕念汝亦旦夕憂汝汝之才可以大受可以深造而今則未且道何以故汝自思之吾欲與汝下一語曰放心以遠易曰聞言不信汝必信未及則又爲汝下一語曰汝喜事以爲功爲所牽引汝信乎汝疑之乎古語其心之出有物采之又曰與接爲構日以心鬪又曰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又曰心於重處發熟處難忘皆至言也夫學以定性爲極然不見性亦無由定矣且道如何見性莫引陳言直舉心所自得處說達夫曾有謝書未知已達否答王純甫書錄具別紙

答甘欽采

兩得故人書惓惓於講學此吾兄樂善不倦之盛心也敬服敬服林廣文往有書奉復想達左右矣嗟乎學之不講也久矣今而講學者日以衆道其復明矣夫雖然談道者一何多也而實體道者一何寡也談若太易易然道其不明矣夫吾輩欲學聖人不求諸人生而靜祇就孩提有知識後說起又不察性之欲與物欲則是以念念流轉者爲主無端生出許多議論來聽其言不曰且聖矣夷考其行猶是凡夫且虛擡此心不在本位日用間真

病痛却都放寬校爲此懼深願諸君子以拙自處把世間一切名利底心斬絕淨盡立志如天之崇循序用功跬步皆踏實地但諸君子自占地步已高又有喜同惡異之心莫肯退聽大學指授知止此是千聖淵源且道止是如何若於此悟入則功夫有箇起處便有箇究竟處若由大路然校作六書精蘊於此有相發明者謹奉數字請教錄具別紙固陋之見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答鄒謙之

久別怒如饑渴茲行天假良會校聞也晚又復無

緣得京口書曷勝馳仰承命欲校爲下頂門一鍼
惡校何人乃敢校何人乃敢來教自病常炤常流
是必因用以遡體又病無成佛作祖志與應付僧
較短量長是必發其真心超凡以入聖不暇爲葛
藤如此是已鍼著百會真穴想周身血氣都掣動
瞑眩一番精神大變換矣欽仰欽仰每見吾兄所
作文字明白疏爽而力稍輕今停蓄收斂也久氣
象必深沈言語必簡非惟不當以故吾相待亦且
絕筆不肯爲人役矣何以故學佛者說我不是應
付僧他直把來作黃葉飄飄看又不看作葛藤也

出處猶語默死生猶出處只在反求我心莫要粘
帶莫被牽引便常超然明道云外面有些罅隙便
走又云理無大小其要只在慎獨敬爲吾兄誦之
詩云采薪采菲無以下體高明毋以人廢言

答霍渭先

承西樵寄大學原中庸原其間發明固多亦儘有
合商量者此是繼千聖絕學須從實經歷處說但
未有命不敢獻所疑兄子縝東還承吾兄寄所辨
子靜之書今上其船者多矣而兄獨否卓哉卓哉
目睹秋毫者不能自見其睫善乎兄之下問也此

不自滿假之心也敬以所聞對象山振古豪傑也然而學未近道客氣累之也吾兄之辨自察客氣何如慎勿自恕象山直指人心雖則能聳動人能救拔人而無實下手處如四勿三省之類惜也叫噪已甚上焉者厭下焉者惑中焉者為其所驅若先讀晦翁書乍而讀此若驚若怪不為無助若先讀明道書有得然後及此則固不暇過而問焉矣孟子雄辯猶被英氣害事况子靜乎假令孟子親炙孔門叅於顏愚曾魯之間固將薰為太和當歆然自覺不足矣吾輩去聖彌遠謂宜追慕盛德儀

容使麤心浮氣脫然融釋不作孟子以下人物如何如何

答王長沙子正

使君為政未久坦夷之心潔白之操愚夫愚婦或能知之薦紳先生乃聞有不樂欲相料理者東海病夫八不管人間是非未知其事有無然在使君正氣一煅煉吾輩若透却名利關人安能軒輊我縱毀我譽我萬方我只消不見不聞便都了却我若是真金儘教他做烈火儻還有些查滓却藉他做洪鑪猛煎熬一過是添我多少精神雖然此猶

是小小關頭若還透得生死大關更脫灑在承雅
愛不覺率爾發其狂言高明以爲何如校欲致書
請問於鄧守不得階願求故人爲之先容天氣漸
寒陽德潛藏於黃宮惟冀若時保固天真不具

與王純甫

蒙陰令言邑去今武城太遠難於寓書子游絃歌
武城在其邑中二十里弟子周士淹回錄吾兄大
學解語意卓絕受教多矣但恐天資高未嘗用過
苦功夫來說得易易耳愚見錄似別紙請教紕繆
處毋吝一一是正至懇至懇老子解渴欲一見之

千聖相傳俱是教人反樸還淳夫子老子說得尤
切生於衰世故也不如此何以挽回造化但老子
說得未免矯枉過正耳後世目爲異端非惟不知
老子恐於聖門宗旨亦未必知矣

別紙

大學功夫復性而已矣明我明德吾性自足元不
須增添只要去其昏蔽此一言已盡矣新民者明
我明德於人也變文言之者人性亦不須我增添
只因壞了却要我變化他明明德有箇機竅識得
則功夫有著落夫何故只爲這道理就在當人血

氣上發出來容易被他遮蔽日用間試自省察血
氣用事常多其始是就人欲中剔括出天理久之
天理纔做得主雖然何敢恃也那去不盡的人欲
剗不潔淨少縱則復張皇矣教人者若分我人則
無含弘之量有忿疾之心只把做自家事反求所
未至則意懇惻亦易感動他止至善者定性也此
是究竟處吾兄見得甚高至善者非他明德之本
體也明德是他發出來的本來面目性初萌動處
難於名言謂之曰善冲漠無朕妙不容言故謂之
至善此本然之善不與惡對中庸所謂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大學先言
明明德新民而後及止至善何故先從知止說起
此欲人見性也知止是欲學者悟入處定靜安慮
煞有功夫吾兄說得輕了雖則見得吾性本靜若
血氣德性未能合一此心依舊牽惹得動正是雲
駛月運舟行岸移必須用執持功夫故曰執持
而後靜謂之定不執持而自定謂之靜學至於靜
至矣何以又言安曰此兼境言是處皆靜謂之安
如何又有慮在此又兼有事言所謂動亦靜也到
此動靜合一乃爲真止學者若不知止非聖人之

學也初學何能知故聖經惓惓本末之辨教人反求諸身傳文提出知本甚懇切

新親古字互用大學新民作親書親逆作新易大傳易知則有親讀作新纔與可久語脉相貫古書似此甚多若不識古文古韻便多窒礙校謂新民是明我明德於人之變文只以明明德於天下一言證之自見壹是句猶云同此也否則與皆字重所厚正是良心親切處與中庸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同意傳文容後請教

答喻吳江時

書至知故人在鄰邑喜甚喜甚噫割雞得無用牛刀乎校多病杜門忘世久矣雖然每聞守令一善政則喜動顏色其不善則感額久之何也民吾同胞故休戚若在已也故人之來吳江數十萬生靈今而後得所矣前政足以爲鑒其先有張明道者足以爲法張嘗及吾門其人學佛無世俗一副當名利心故平易安靜民依之如父母然視卓魯尚未及必也淳公乎扶溝晉城此真故人之師也俾回先此奉復

答陳元誠

可琛至得元誠書未論言語何如只溫醇氣象自
藹然溢於言外病我叙文自信太過無虛心屈已
之意又疑吾近日學問見得佛老與聖人同大爲
我懼說到此可謂苦心矣深感深感校且老喪子
喪孫懼此大難而志不少衰惟恐懼修省此無他
欲自致於聖賢也古無自足之聖賢校今去聖賢
甚遠何敢自足邪佛老之學自少年見得與聖賢
別今更見得同則是中道而叛聖人也老子又不
可與佛並言乃若是處雖出於佛亦不可棄但恐
實陷溺而不自覺如此則全賴元誠救正也書尾

靜修之言引而不發昔聞元誠論靜云一念不生
既不執持又不茫昧三件犯著一件便不是今人
多賴動爲靜此正是元誠心學淵微處故能發胸
中所蘊然此是就已靜上說不知未到此地位如
何用功纔得到此既到此地位還有功夫用否千
萬極言毋吝指教疑義錄具別紙願一一訂其是
非

別紙

純甫氣魄甚大人品孤高然學似信佛勢已不可
反雖然吾猶欲其反之故校答書引用佛語而折

衷以吾儒之言使知佛學縱有妙處亦不出於聖人佛所謂塵指妄念也必先有這種因時纔發出來故曰前塵此語亦自好但起念都說是前塵動得是處也說是緣影則大謬矣精蘊中辨佛處亦儘多

翻篆而楷凡楷本從篆翻因取便失了本義自宋來好古者每每欲正之但欠精詳耳字莫備於小篆昔嘗讀之每覺其未安自思古人若如此豈不自然何故却如此蓄疑不敢發後忽見古文乃與吾意暗合又有舊時思量未到忽見古文豁然開

我心見得既多乃敢說李斯是小智穿鑿造古文者其心大以密故凡學問之功經綸之法造化之秘觸處自然發出來非吾強說吾但識得與他發揮或因而附已意耳六書若止象形則不足以盡變第三卷字下曾畧爲之分別體例就象形論須會之以神毋泥其形乃得天然之真稽實待虛以此言易已落第二義以後六書亦不如此混沌是對開闢言此是先天一之所由起有一而未形到開闢初有一自此有二而萬生矣這都屬後天吾心一念不生時便是混沌

當其無有器之用此是老子語妙甚與聖人亦同
大抵造化從無立有從微至著故學問要反本研
幾

大抵有質纔有文文勝則喪質人知文勝之弊而
不知盡去其文之弊恣睢自用與夷狄禽獸同如
秦是已老子夫子俱生周末文盛時俱有志於反
樸還醇挽回造化夫子說得平正老子便覺矯枉
并不滿於先王惹得後來處士橫議秦人出來一
切掃去文遂不成世界矣
容再思之十一元也到十便反元方好再起百千

萬一如之凡事皆如此此承反於一而言無此句
意亦足今除之

知道無中邊而不知內爲主則茫無下手處知內
爲主而不知道無中邊則隘故曰此心學之全功
也

天文左右前皆動也惟北辰不動人身背亦如之
故曰天根之學本易艮背之旨

日行遲月行疾正是天象示人君逸臣勞之義先
儒反之然於天終不合也

內經云心藏神又有神闕神庭穴妙甚雖然此神

明升降往來之道也非神之宅也諸臟皆實而心獨虛故神都焉元誠涵養精深必有超悟處願開其天天發亮則太和元氣盡洩不成造化矣惟其體玄團聚光耀只在日月上發故天元全人體內幽只開竅於目露洩神光目爲之使故人之天元全

閉口勿言則於求放心甚易上文言心之全體都奔在舌上舌不言亦有動意故下即引此句欲其閉口以固此心即仁者其言也訥修辭立其誠之意若嫌其是仙家語改曰善根何如

電光以下語意本出文公因嫌五峰之學不務涵養本原只要執發見一端便張皇作用故有急迫助長之病

明道見湯瓶便知陰陽消長之理見石壇濕便知天地升降之理燮字大則爲調和陰陽小則爲調和飲食字意故有抽添火候之言初不就修煉上說但修煉家不能外耳

二

盧可琛回有書奉寄想已達左右矣可琛行後始得見所與二三子書真切懇到深造自得之言也

但所答梁生說却未免支離豈欲游戲翰墨邪校
雅不欲元誠作詩書意似不謂然夫詩之有律猶
文之有駢儷終是俳體古人決不屑此未論三百
篇只如枚乘阮藉陶淵明皆涵蓄有餘味亦可陶
天真也雖然此猶是掠下說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何暇假此乎

與呂仲木

吾兄出處關時運之盛衰凡在朝野莫不太息愚
意獨推諸天道術爲天下裂也久矣天將大有厚
於吾兄使得專一於聚精會神之學反本而復其

初挽回世道在此世俗酬應之作一切罷絕之何
如與其俯徇人情孰與恭默以承天意詩云帝謂
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又云帝謂
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敬爲吾兄誦之山中靜極深造默成
自得當益淵慤願時有以教我至懇至懇昔承賜
先叔父母葬銘校具書拜謝願有過必告有疑必
請以此爲謝不識曾達左右否

答鄧魯

各在天一涯忽得汝書若從天而降何喜如之雖

然其喜也乃不勝其憂也又不勝其懼也吾將苦
口言之乎汝聞言必未我信雖然汝亦知吾苦心
乎嗚呼後世英才不爲少矣徃徃沒溺於身毒之
教只爲自家立脚不住爲其所驅一遇棒喝師遂
失其故吁可嘆哉亦可鄙哉昔者汝也好說光景
今并撤開胸襟中滯礙若小釋者然而流蕩難反
矣只爲無實功故被新學聳動又去湊合佛學謂
與聖人同聖人之教以三綱五常爲主佛教欲絕
滅三綱五常還可謂之同乎慈湖侮聖賢大無忌
憚而汝好之何邪所示對竹數言大是脫空晉之

清談未必如是今之講學能切實用功者無如陳
元誠試就正之何如新學大抵敏言訥行先利後
義說得太易易然高擡此心不在本位所行不復
可檢點明眼人決不能瞞也試一省看何如餘具
別紙

答張希虞

徃古來今人生何限矣其存也能不與禽獸同歸
者幾何其沒也能不與草木同腐者幾何此無他
皆因志不立及用功不精專也天理人欲勢不兩
立果能誓不與賊俱生以死決勝則何人欲之難

除也古人一日千里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矧三歲邪明年必得會晤當豫拭目以須也

答王宗尹

別汝多年無日不思汝何也以汝爲學不無偏滯而肯樸實用功若此自能求所未至故吾常望汝大進惜道遠無由一見之忽承遣人存問始知從政於杭甚爲杭人喜今之爲民父母者徃徃學養子而未必心誠求之心一不真萬事悉爲虛文癢痾疾痛豈復關於吾身汝素以毋自欺爲學此言似不必告汝恐汝執著已見而不能盡民之情則

所求者未必能中耳古之聖賢超乎萬物之表祿之以天下不足爲榮困于泥塗不足爲辱後人胸次小纔爲卑官便道受人氣不過不由進士科便道志不得大行此其自期待何淺淺也汝萬萬不屑此然微芥蒂於心亦能損吾天德也杭郡多事終日在大忙中應物而不與俱徃守正而不主故常足可驗吾學力蘇杭密邇風便願數懷我以好音

與沈一之

子程子有言不學便老而衰讀故人莫春書颯然

有衰意何邪吾人學不大進只爲被凡心絆却故
天心不純拙者所見不知高明以爲奚若端峰遺
範當自有親切人言恐不足爲重輕汲汲似猶有
好名意何如何如

與呂仲木

王子崇西行老母病不及奉書其後託可泉轉致
不知曾達左右否天下之望在兄一人傳聞吾兄
頗有衰意惕然動心程子有云不學便老而衰吾
兄完養有道人言諒非真然亦可助內省三代而
下學聖人甚難甚難者但知識神之爲神不知全
其元神也前書舉文王必如是乃能純乎天德管
見若此能不畔否願就正於高明邇來作何功夫
想益深造自得願有以振德我

弔歐陽崇一

羅達夫過我聞知令先公遘疾心常懸懸今歲林
相來則聞吾兄已奉喪南還矣緬惟孝心純至其
於哀恫固當倍百恒情未審自罹荼毒氣體何似
衰毀滅性聖有明戒所願強加饘粥輔養精神孝
莫大於尊親願吾兄務其遠者大者篤厚懇惻致
其身爲聖賢則顯親爲聖賢之父啓聖太中所以

流光百世也山川阻修病體羸弱弗克趨弔中心
缺然素紗一匹奉充賻儀鑒納是荷

與李司業汝立

別汝忽忽十年矣古人有言士別三日刮目相待
矧十年邪其所樹立造就當何如也欣羨欣羨吾
山林之日雖長媿無所得惟是死生關畧看得破
人間一切虛名浮利直是悠悠胸中差覺無事耳

與黃宗賢

承惠寄雲中疏藁足以占經濟大畧矣欽仰欽仰
竊惟執事所抱負者天德王道也其中語意頗覺
抑揚得毋猶有人者在邪或恐郢書而燕說之此
則愚之固也雖然不固不足以發執事之疑而助
其觀省哲人斷國信於著龜雲中事勢竟當何如
執事沈幾先物必有以洞照之矣惟時天氣漸暑
願恬養自愛

答應元忠

胡純過我言吾兄以事在杭承來教憤世疾邪已
甚勢若五嶽起方寸隱然詎能平嗟夫直道難容
坐令正人困茲多口雖然茲乃天之降禍邪將天
福之邪吾兄超邁之資本自天植不知所以切之

磋之琢之磨之果能副天之玉汝於成否邪今茲紛紛毋乃天將大警動之邪吾兄何不奮厥大勇以其憤世疾邪者自發憤自憎疾於性情上實用功夫大學之至善中庸之無聲無臭此吾兄歸宿之地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願勿因人廢言

與王汝中

昔在山中夢汝中偕伯載訪我較謂伯載曰汝中言甚懇切而學不加進何哉無何汝中果至消息亦大矣但所謂不進者陰陽相反乃神靈託以告余謂校不進也敢不自惕未知汝中內省以爲何

如大學功夫定性而已矣此心容易牽動何由止止汝中游道大廣講說過多康節有云亦恐因而害天性所願羞澁其言毋使口滑慎擇所與交以輔吾仁凝然如山亭亭湛乎如水澂澂其於進德何可量也

與崔子鍾

留都一別且也三十餘年矣遐想年兄進德日以精深欣仰欣仰校也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而又未能也亦太不勇矣近世講學者日以多道其復明矣乎道其復行矣乎吁憂方大耳虛志驕氣

欲一蹴至聖人而言行判若兩截此恐卽是談天
衍彌天道安之流耳近見序文深斥陸學愚意陸
學且未可非彼其功夫雖麤却是實做也淺見如
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與周行之

吳氓亦嘗荐臻荒年然未有若今茲歉歲細民教
教不欲生若此其甚也今幸麥熟苟延鄉人有爲
令於山東者談彼中裁荒尤甚乃若河南則口不
忍道耳不忍聞痛心痛心吳中糧額太重雖良有
司盡心法終不能盡善雖然若匪盡心小民受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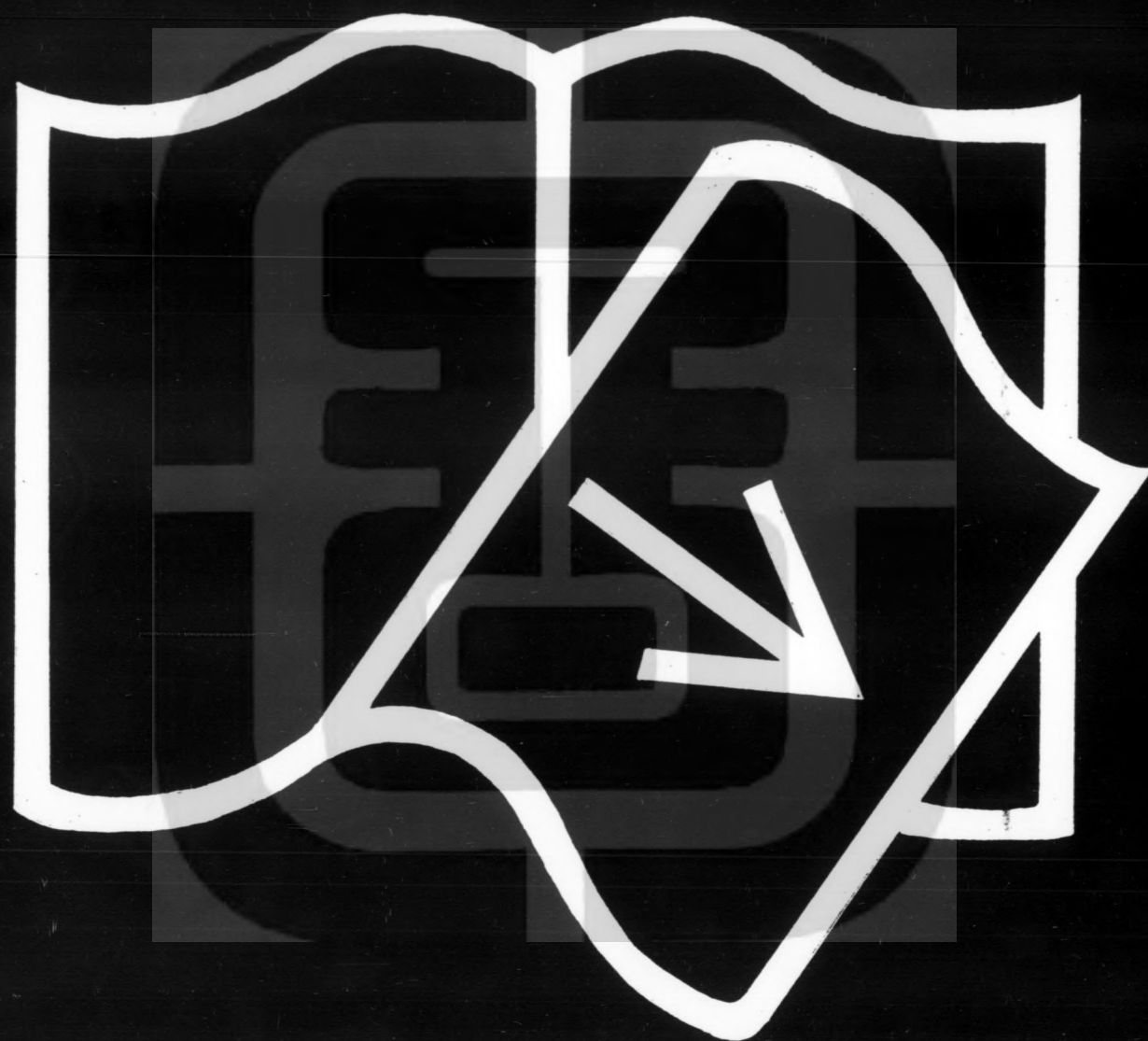
那復可言昔者南昌况侯奏減七十餘萬石郡是
以再造其後戶部持三十餘萬石古額不肯蠲除
賈似道公田之類是也周文襄公設法隨糧起耗
使輕者不失其爲輕而重者折爲輕齎以救其困
其後派折之弊百出則以等則太多也王端毅公
復更其法隨田起耗重者差覺減輕而派折之弊
終莫能革天水胡侯始驗糧均派昔之神姦不剗
自除而輕重複不均文安王侯乃爲之牽攤其耗
愚夫愚婦可使戶知凡沙瘦水深者則爲之量減
其法視前政最善而弊不無者有司度田未必實

也此非法弊乃是人弊若得良有司踏實永有利而無害矣宋人爭差役雇役利害議論孔多今吳中實利雇役而有司以差役爲名其害百端大抵官得其一而私費其四五甚則有破家者矣王侯始立雇役之法小民式歌且舞今更欲講求便於小民而復士大夫亦既有成畫矣二者皆吳中永久之利而言人人殊蓋或未究其本末也吾兄素善秤亭天下之事非憂國憂民無所用其心其於鄉邦利弊固已燭照而數計之矣乃聞深不滿於二法校且疑之未得其說敢請問於左右以求至

當之歸病臥衡門瞻仰故人如渴無由一通起居茲因小壻王一誠卒業南雖附此問訊

答崔子鍾

自陽明之說行而慈湖之書復出禍天下殆天數邪年兄與湛年兄辭而闢之意則甚善但名未正耳何謂名曰慈湖之書逆天侮聖人之書也昔孟子名楊朱曰無君名墨翟曰無父慈湖之行未必能過墨與楊而邪說則甚以其爲佛學也校嘗謂佛氏無天今慈湖既已叛聖人而從佛親爲之奴矣而又呵佛罵祖陽主聖教欲高出一層其敢於



原件短缺

侮聖人之言者蓋學狼和尚棒喝禪宗呵佛罵祖
家法無天莫大焉此書不焚不知顛了無限後生
校每思之未嘗不爲痛心疾首也承教漫及此

與郭水部

一別十年忽承干旌訪我於野愧無以告之竊謂
講學不必多言只在自知實病痛處方可真切磋
心不可有游思身不可有惰氣游思多則神明散
惰氣勝則嗜欲滋斯言或可克常弦之用也

答熊悅之

吾兄忠赤之忱潔白之操因心自然有大過人者
流禍豈有極也私憂過計故發此迂言詩云采葑
采菲無以下體吾兄其留意焉

與王憲副克敬

傳聞有尊恙或以爲瘡也或以爲滯下也皆不可
知所可知者必焦勞吾民所致也公之於吾蘇可
謂良工心獨苦矣天祐吉人想勿藥有喜校適有
兄子之喪不獲躬候謹遣人問安總兵何日至其
人智勇不問可知矣未知仁與信何如其嚴何如
易曰師貞丈人吉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願公與之深語其人若銳於立功不可也專於殺

戮不可也不嚴於立軍法期期不可也兵能分而不能合能合而不能分不可也合數百惡少爲曹人有必死之心我軍雖衆不可見利直前而不顧後患也必也上下文武合爲一心首去貪酷之吏嚴償軍之誅賊必破膽開賊生路凡互相斬捕者有賞解散其徒者免罪來首自歸者克軍非賊首但解散及來歸者俱赦不罪故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也凡用兵有機今日事勢固須調兵不若乘其機激沙民使用命又不若乘沙民之機諭沙賊使自歸昔者唐高

仁厚出兵五日而平蜀寇數萬只是一箇誠心愛人開賊生路而已校書生不知兵袁元元之無辜聊陳管見助廟筭之萬一惟高明擇焉可也

與余休

昔者得汝書吾意汝先公葬也久矣汝弟煥至亟問之涕泣而對乃知未也吾責之曰大孝尊親汝弗能矣其次弗辱汝弗能矣其下能養乃父何嘗一日享汝兄弟之奉哉身後暴露且也十有三年矣若此與無子何別昔者何子平有故不得葬尚自謂我情事未伸天地間一罪人耳况無故而

葬罪將安逃禮過時而不葬主喪者不釋服今汝兄弟俱釋衰經從吉施施焉于于焉與他人同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正以名教則汝兄弟不可復入學校之門矣雖然此責在汝尤重何也以汝爲兄一家之長也嗚呼乃父學爲大儒官至少宰身後暴露不得安其體魄孤魂漂漂其竟何依汝兄弟恬然安焉是夷貊之道非復詩禮之家矣亦獨何心煥求吾作墓志銘吾平生未嘗爲此昔者靜菴葬胡純來求銘墓遜菴葬李救來求銘墓叔父之葬吾弟苦欲吾自銘皆辭不作今老矣豈可獨

爲令先公破此例邪雖然吾心戚戚不忍也欲爲汝兄弟轉求陸伯載文章鉅公也不然轉求周尚書伯明汝父同年也問行狀及事實皆無之豈能以空文作志邪念汝弟千里遠來又懼汝兄弟以無埋銘爲辭差池葬事故不得已以吾所知者代汝作壙記庶幾不誤葬期嗚呼祖父有善而弗能傳謂之不孝煥幼不能知汝長當知可即條錄嘉言善行請文於立德立言之君子以圖不朽吾日夜望之記錄成當遄寄我煥又言兄子圭長成今游邑庠矣吾聞之甚喜庶幾克肖乃祖哉欲繩祖

武在行不在文在立志在勤用功不專在才力圭
勉之哉圭字朝信已當故不著於字說

與王資穆

聞資穆今歲不得與於賓興人皆稱屈雖然天難
忱斯安知天意不大警資穆使百尺竿頭更進一
步邪大丈夫自視何如顯揚其親豈在一第今秋
榜已掛事又屬陰矣天公每張此一段公案令人
自參人竟不悟枉自勞攘許多詩云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儀刑文王萬物作孚又云帝謂文王無然
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人能反求以此自照
勤則於世味得失自然輕矣資穆今用何功夫讀
書有得有疑可寄我一商量否

與鄒謙之

伯載誦吾兄書樂與四方講學者接此吾兄惓惓
盛心也雖然講學者衆世道固甚可喜而亦甚可
憂何也講而不學者衆也是以講爲學者也行必
顧言義必勝利吾兄亦嘗省其私乎高明今方爲
人師匠一言一行後進楷模願以聖門訥言敏行
爲主人心多動則不能自還明道有言只外面有
些罅隙便走又曰人心緣境出入亦不自知敬爲

吾兄誦之

答陳元誠

歲莫林烈至得元誠書改歲而劉叔憲所寄書亦至一念未起時語意超妙足見元誠心學淵微但他語不無滯處來諭相見乎離非藏乎離此固元誠獨得處然道理未有不可通於人者更思之何如神闕神庭語出內經心藏神亦內經語也心之神明無乎在而無乎不在也無乎不在而有在也靜則氣母歸根動則神機發見故疑其在彼而不知實在於心雖有在也而無迹也鄙見如此不知

高明以為何如

答林烈

士淹回道汝意極懇懇學患心不真此心若真何事不可成來書人鬼之語甚切此是善惡已動念時功夫更自體驗善惡未動念時有功夫否人心立極雖有間斷處亦好接頭否則終日向學不免散而無統也

答蘇駕部

校不才多病天所棄也亦天逸之使為閒民也康節有云滿眼清才在朝著病夫無以繫安危故入

天方向用宜積赤誠以待機會老杜有云艱危須
仗濟時才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答昇
平故人不可不勉也承問復古手段噫有三代而
上之學術斯有三代而上之人才有三代而上之
人才斯有三代而上之功業今聖賢經天緯地之
學具存後之人只向方圓上測規矩而不肯就規
矩上出方圓非古道不可復也泥古之迹不能神
而明之也校於古人不能爲役而志不敢自小者
亦欲學古之道竭吾才以求之也維時雨淫害稼
暑至而不至氣鬱以蒸他日交秋火必不肯退位
歲氣勝復何時而已邪故人願自燮理吾身陰陽
毋爲偏氣所沴也

與唐應德

此行天將有大造於應德也應德天植忠義而於
消息盈虛之理或未深察其微故天牖之使操心
也危而慮患也深他日出而任世道之責可以萬
全不輕於一擲矣天平數語極其苦心當時一似
死肉頑不之省過後始警懼真至理誠言也銘感
不敢忘銘感不敢忘聞欲秋涼過我敬灑掃先人
之廬以俟近日讀詩欲以雅頌之音銷鑠群慝聞

元崖有詩解應德若有之便中願早寄示

與唐音

得書自覺學未探本原甚善甚善乘此戚然大有
警於心百尺竿頭務求進步處乃不枉此一生耳
磨入學舉業想日有進但恐德業日忘日遠不患
妨功惟患奪志斯言宜惓惓服膺高汝白幼時其
叔父教之以舉業歎曰便做到狀元三年一箇何
足慕哉及長登進士第其叔父以書戒之曰此何
足喜吾正憂汝從此不免墮坑可置一簿記每日
過差寄我汝白自謂我終日侍傍何不相信如此
試問其僕答曰比在家漸不同矣因此而懼乃置
簿記過過不可勝書因此大懼刻苦用功若汝白
之學與其叔父之教可以爲法矣

與林相

跂余望汝久矣徐亞參樾過我始知汝已回嘉禾
抱病未出則未知爲舊病與新病與吾非醫不能
治汝之病雖然亦嘗默而思之凡病之作十二官
必有不得其職者矣心爲天官何莫不由之是故
致病在心治病亦在心苟能握其樞旋乾轉坤在
茲秋涼望早過我重爲輕根靜爲躁君輕則失根

躁則失君溽暑中驗之尤得力也許台仲暨錢采
之沈靜夫曾相見否李參過嘉禾特附此信百凡
作縣事可盡告之是固有志爲民者也

與王宗尹

在杭三載上下信之無異辭足以見毋自欺之效
雖然願嗛焉其毋自足也足則怠且驕雖有自欺
亦不自知矣由世俗希曠觀之嗜嘖滿人口固當
由古之人觀之此誠不足以當堯舜之萬分一也
嗟乎堯舜其猶病諸是誠何心也乃天德也吾以
堯舜之道望汝故不以頌而以規汝前書媿不能

如羔羊大夫而欲爲兔置野人意則甚善語或滯
矣羔羊名大夫也兔置自是十亂中人昔者文王
舉大顛闕天於兔置詩人因而咏歌其事肅肅者
誠敬之極功也施於中林而終始表裏一致矣春
秋傳論舉冀缺而曰敬者德之聚能敬必有德蓋
其源流如此李參受萬宰令過杭欲得一見故人
問爲政臨民之道此可與言者也聞曾太平多善
政并煩述以告參

與聞靜中

昔三原王公在畱都其志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國

家故無一日不與賢士大夫來往嘗一日出有狂夫向之呼萬歲入部延屬僚諮之婁駕部曰昔張忠定公行軍三軍呼萬歲公曰止勿言卽回衣冠坐廳上戒闈人謝賓客勿通反覆思得數策明早請婁駕部語之婁不答公乃問曰當時忠定何以處之曰亟下馬呼萬歲公喟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之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無事終日思而不足其好善如此吾兄爲國柱石爲縉紳楷模其志與三原公先後一致也但未知門下士孰可爲吾兄師者孰可爲吾兄友者又孰可爲汲引而長養成就之者天下事大可憂惟此一著可以應急可以定傾可以任重保大吾兄願加之意焉

與周行之

日李康惠公爲刑部屬見素林公爲僉都謂李曰昔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爲天下國家故無一日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今吾門何寥寥豈吾不能屈已邪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交何人曰司寇張公實太宰楊應寧司諫楊方震請各問所長曰某長於某請各問所短曰某短於某請問公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林因

虛心問焉曰承勛每侍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所短其亦在是乎林大歎服前輩風度如此願吾兄以三原公見素爲法屈已下賢博求人才以自助益亦因而汲引成就後生斯固吾兄成已成物之功也鄉別於嶺南校謂子庸曰吾兄每言無適而非道若見得無適而是道則學大進矣亦嘗與吾兄有言不識尚可爲韋弦之助否肅齋公旣去前所行二政勢必動搖他日小民復受弊而追思其利彌覺多事矣

與方叔賢

校以空言鄉學天厭否德喪子喪孫春秋傳

於是其有隱慝焉敢不惕然內省吾兄昔也無子而今有子茲乃天祐善人願兄不惟進德以祇承天意恭惟吾兄平生最高處全在服善故曰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今位日崇望日隆萬一好善之心或不如初則雖有過入莫肯告矣吾兄昔寓錫山校憚暑失此良會今乃闊焉數年南望天一方曷勝鄉往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作抑戒以自儆且使國人交儆我吾兄之年視武公尚壯其心亦猶武公之心也不知邇來作何功夫承惠大學原

中庸原受益多矣可疑處亦徃徃有之以未得尊命故未敢言嘗有書答純甫論大學錄求是正

與陳元誠

近讀詩以雅頌之言銷鑠群慝覺於性情有功安得日薰元誠咏歌舞蹈天機更當流動盈滿也讀大小雅至於宣王之詩未嘗不喟然而歎曰周其遂衰乎或曰宣王中興之主也胡不責平王而下反追咎宣王邪噫宣王之於周固若下弦之月矣惟患其虧也而可自盈乎哉一時君臣其德精明而乏天地深厚氣象中有一事便形於咏歌文公

論周世宗一言極好曰爲善須教顯顯地做蓋至於魯頌則無可言矣其真文而不慚者與所以胥而爲亡秦也斯意不知高明以爲何如

與羅達夫

達夫別我去清風明月猶疑見達夫丰神夫子嘗歎才難吾輩所當猛省如達夫者何處得來而未免有我人見不肯舍已以從聖人顧欲率聖人之言從已毋乃擔閣其才乎校嘗謂更不必問才如何只因犯了孟子所謂不能盡其才誰能如顏子之既竭吾才也昔者之舉忠義則有之語道則未

盡韓魏公最名有膽任大事死生以之然深服范
文正公察乎消息盈虛之理富文忠公視文正爲
麤然慮不萬全不發日語次見達夫未深省
不言達夫聰悟絕人今當洞識之矣莊生一言極
好易之者緯天不宜深有合於易道也李參受萬
宰令附此以訊起居參平生居家有守今居官亦
欲有爲未知得行其志否素與吉相去遠近若何
若有所聞願有以教之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四

